



MG
I512.35
13



蘇瓦洛夫元帥

國防歷史劇

合著 巴克特列夫 蘇聯
拉蘇莫斯基

1942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嚴尼譯



3 1760 7610 1

蘇瓦洛夫元帥
目次

全書一—二〇二頁

序 幕 青年軍官.....一

第一幕 村舍居留者.....二五

第二幕 殺風景的客人.....四五

第三幕 伊茲美爾之夜.....六九

第四幕 皇恩浩蕩.....八九

第五幕 放逐中.....一〇五

第六幕 意大利的陽光下.....一二七

第七幕 鬼魂橋.....一四三

第八幕 祖國.....一六七

第九幕 蘇瓦洛夫夫不死.....一八七

後 記.....一九九

序
幕
言
年
軍
官

人物

卡格孫——柏林市長。

卡格孫夫人。

柏林市府一職員。

克勞普辛伍長。

萊斯可夫（彼得）——老兵。

杜巴索夫（普洛科爾）——負傷的年青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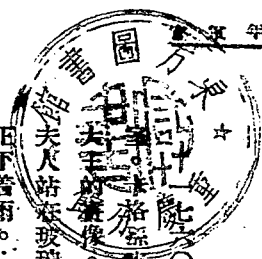
葉戈爾金（伊凡）——另一兵士。

蘇瓦洛夫（亞歷山大·華西列奇）——青年軍官，中校。

柴尼尊夫（查哈爾·格利戈里奇）——伯爵，將軍，總司令。

托特勒本（戈特列布·根利科羅奇）——德國產的俄國將軍。

副官，參謀軍官，兵士們。



○年秋。柏林。(註一)柏林市長卡格孫之家。幕啓，可見鋪了地毯的書
 桌。卡格孫坐在桌旁，掙掙着頭。上方，牆上掛着披漂亮白假髮，穿紫袍的腓特烈
 大王的畫像。書室有門三：一通走廊，一通內室，另一為玻璃門，通洋台。卡格孫
 夫人站在玻璃門後，凝望遠處：外面潮溼的廣場，瓦的屋頂，凋零的樹木和教堂。
 正下着雨。……柏林市政府的一員正在室中踱來踱去，顯然表現着恐慌和煩惱。

(註二)一隊俄國兵出現於廣場，在鼓聲隆隆中走過卡格孫的屋子。一隊，兩隊，三

【譯註】(註一)序幕俄七年戰爭時俄軍入柏林事。時俄、奧、法同盟抗普魯士王腓特烈。七年戰爭時德國軍

隊，在歐洲史上為有名的戰爭。與本國有關的是，一七五九年，俄、奧聯軍會大敗腓特烈於孔涅
 斯多夫，翌年，俄軍且入駐柏林。是年蘇瓦洛夫年三十一歲。迨一七六二年，因俄國新皇即位，
 與普王單獨媾和，戰事遂結。

(註二)原文有「市府另一職員」語，因後文未提及，故刪。

隊連續着走過；軍樂隊的演奏聲隱約傳來。俄軍正佔領柏林。

卡格孫夫人 奧都，奧都！俄國兵到柏林啦！到我們這兒來啦！

卡格孫（跑向窗戶）啊，天哪！俄國鬼子們竟到柏林了嗎！該死！該殺的！（向市府職員）快到市政廳，把商人們召集起來。我們的命運不能就給這麼決定。我們得想辦法拯救我們自己。

職員 是，市長！

卡格孫 朋友，不要絕望。卡爾·烏立希（註三）不會眼看着我們落到火坑裏去。

職員 除了靠賴全能的上帝，豈懸俄國的皇太子卡爾·烏立希殿下以外，還能有什麼辦法？

【註三】（註三）此指俄皇彼得三世。彼得三世生於德國，為彼得大帝的外孫，對於普魯士則深特親，與蘇俄甚。彼後得入俄，為女皇伊莎白之承繼者，年日宮闈禁符亦多為德人。其後喀德琳二世，亦為德國人（但喀德琳却是完全斯拉夫化的）。彼得即位後，惡其諾夫皇朝的男系血統，遂告斷絕。彼得去位廿月，即為其後所弒。

卡格孫 快先到國庫去。別的事等我自已辦。……啊，可憐的大王，可憐的祖國。

卡格孫夫人 全能的上帝呀！什麼都完啦！（註四）

克勞普辛 沒有關係。這鬼傷不壞。咱們就裝進去罷。（對兵士們）跟我來！

卡格孫 進來！（註五）

（兵士們出現在門口，襤褸的軍服被秋雨溼透，滿身泥滯。第一個進來的是一个老兵，彼得·萊斯可夫。）

萊斯可夫 （放下鎗，搓着手）噫，討厭的天氣！

（另一腿上受了傷的兵士杜巴索夫，由兵士葉戈爾金摀着，跛進來。）

葉戈爾金 （向杜巴索夫）小杜，你現在可以休息休息啦

克勞普辛 （對兵士們）我們就裝在這兒啦！

兵士們 他媽的，骨髓都給凍僵啦！

——全身就沒有剩下一根乾骨頭！

【譯注】（註四）從所場到這裏，原文對話均為德語。怎樣發現出這是德語，是尋常上應加處理的問題。

（註五）原文為德語。

——城裏到底比野外強，至少也可以躲躲雨吧！

——還是睡下去，後天也睡不過來的。

（卡格孫拉開書桌的抽斗，抽出一些文件卷來。）

萊斯可夫 多少天空着肚皮亂跑，這下子總可以在這皇宮似的屋子裏安歇一下我們疲憊的骨頭吧。應該的，不過分！

葉戈爾金（攙着杜巴索夫坐上一把鐵椅上）我們會照顧你的，小杜。就是在醫院裏，你也不會更舒服。喂，腳拿過來，我給你把靴子脫囉罷。……（輕輕地將靴子從杜巴索夫受傷的腿上脫下來。）

克勞昔辛（對葉戈爾金）那嗎，把你自己的也脫掉，好不好？瞧，簡直把這兒弄得一塌糊塗！（對兵士們）都把靴脫下來！把人家的墊子都弄髒啦！

葉戈爾金 鞋脫下！

（兵士們脫着靴。卡格孫拿着一堆文件，往裏走。）

兵士之一 哈！瞧，主人家打掃子呢，直哆嗦！喂！（望着卡格孫的背影）幹嗎捨不得那些個廢紙？把桌子也一起扛去不得了嗎？（卡格孫下。）

萊斯可夫 別擾人家罷，瞧着怪可憐的。

葉戈爾金 (一面脫靴子) 我那老頭子素常說：傻子們穿靴，乖小子們穿鞋，聰明人可光着腳板兒走路。……可不是，我那老頭子，就是在冬天，也常打光腳板兒跑路的。

萊斯可夫 (一面脫靴，一面哼)「啊，我多麼想念你呀，我親愛的家鄉，田園。……」
(卡格孫出現，走到桌旁。)

葉戈爾金 好啦，小子們，來，檢檢場，咱們跳它個舞罷。怎麼樣，小杜？

杜巴索夫 (摸摸受傷的腿) 好嗎，我倒想跳，可是腿上這個洞不發我跳。

(葉戈爾金擺擺手，繼續在地板上跳來跳去，一面哼着：「啊，我多麼想念你呀，我廣大的，起伏的平原……」)

杜巴索夫 萊老爹想家啦。

萊斯可夫 冬季的播種，如今該完了吧？……呢？

(短時間的沈默。)

葉戈爾金 (踱到腓特烈的像前，端詳了一會兒) 噫！把這麼個風騷小媳婦兒供在這兒

呢！（註六）

卡格孫（忽然精神起來）什麼？「小媳婦兒」！這是腓特烈！腓特烈大王，國王陛下！
杜巴塞夫（對葉戈爾金）你看你！人家的國王，你說「小媳婦兒」！要是人家的國王

生得像個小媳婦兒，那也是無法可想的事呀！

克勞普辛（對卡格孫）你怎麼會說咱們的話？

卡格孫（稍停後）我們和俄國沒有開仗以前，我原有一家大商號，跟彼得堡常有往來的。我也常到那邊去。（註七）

克勞普辛 也許，一直往來到現在吧……

杜巴塞夫 所以，現在，無論樂意不樂意，都得招待一下您的主顧啦。（笑。）

（談話時，一位青年軍官進了屋子。他中等身材，戎裝，手勝吊着繃帶。在兵士們不曾注意中，他已經到了門口。卡格孫退。）

◎【譯註】（註六）史稱腓特烈少時不愛武事，狀類婦人。腓特烈的武功雖盛，但從多數的查察看來，却確乎有些「小媳婦兒」之感。

（註七）卡格孫的話，語意雙關。

青年軍官 他們倒會舒服呢……都好嗎，弟兄們？

（響到軍官的出現，兵士們，在前一剎那還是活潑的人類，頃刻間都變成死板的塑像了。「敬禮！」杜巴索夫也揸扎着，想站起來。）

青年軍官（對杜巴索夫）坐下，坐下！不用起來！全是從雅特卡來的嗎？在什麼地方受的傷？在哈爾門受傷的不是？你叫什麼？

杜巴索夫（半立半坐）我叫普洛科爾·杜巴索夫，官長。

青年軍官（接着杜巴索夫的肩膀）啊，啊。我看你在這兒已經夠舒服啦，現在總可以有機會休息一下。（跨坐在椅子上，對兵士們一個一掃看過去。）一個一個都像木頭人。……幹嗎都把胸脯挺着？（稍停。兵士們仍然直挺挺地立正，直到青年軍官叫了「稍息」口令以後，這纔接着軍隊的規矩稍稍鬆弛。）好的，好的！（對克勞普辛）你真能幹，把他們訓練得連一點兒活潑氣都沒有啦！

克勞普辛 是，官長。

青年軍官（對葉戈爾金）喂，等等，那邊，那個鬼頭鬼腦的，你叫什麼？

葉戈爾金 伊凡·葉戈爾金，官長。

青年軍官：「我說，葉戈爾金……你看柏林怎麼樣？還不錯，呃？喜歡柏林嗎？」

葉戈爾金：「不知道，官長。……」

青年軍官：「不知道！眼睛哪兒去啦？」

葉戈爾金：「不知道，官長。」

青年軍官：「連自己的眼睛哪兒去啦都不知道？木頭人！簡直是一塊木頭！」

杜巴索夫：「報告官長！」（青年軍官轉過頭去。）「我是這麼覺着的：柏林倒不錯。很富

足。地面也不小。比咱們那兒還大得多。」

青年軍官：「對兵士們他那麼，你們呢？你們覺着怎麼樣？」

兵士們：「是，官長！」

青年軍官：「呸！糊塗！就知道：『是，』是，官長！」難道你們腦袋上沒有眼睛，胸膛

裏沒有心嗎？你們估領了這幾個城市，拿性命拚來了這幾個城市。到底是怎麼樣的

個城市呢？這城市為什麼重要呢？（兵士們沈默。）從來就沒有誰想到把這講給你

們聽聽。他們認為你們是不必知道的。可是，不然，葉戈爾金須得知道，還有你，

杜巴索夫，還有你，你們大家都得知道。這裏有排特烈的軍械庫，火藥廠，砲廠，

兵工廠。……弟兄們，這就是勝利！

（卡格孫出現。猶豫地走向青年軍官。）

卡格孫 俄國官長先生！您好，官長！（註八）

青年軍官 市長嗎？

卡格孫 是，是，市長卡格孫。

青年軍官 有什麼用得着我的嗎？

卡格孫 （對青年軍官示意，低聲）招待俄國官長先生，在我當然是莫大的榮幸。……

可是，這些個兵們呢？難道發卡格孫非得把這些個普通的小兵們也招待在我的屋子

裏嗎？

青年軍官 我教弟兄們搬出你的書房就是……

卡格孫 啊，謝謝，一千個謝謝。

青年軍官 把書房騰出來做司令部辦公室。弟兄們可以挪到廳裏去。

卡格孫 呢？多麼倒楣！起先，是柏林，接着，我的書房，現在連大廳也佔啦……（對

【譯註】（註八）原文雖有省略。

兵士們)跟我來!混蛋!

(兵士們收拾裝具，跟隨卡格孫。青年軍官就是蘇瓦洛夫。他獨自留在室內。看了看牆上柏林的地圖，又瞥了瞥那特別的畫像，於是，從洋台的門，看着下面的廣場。)

蘇瓦洛夫 啊，柏林!原來如此……

(高大，肥胖，裝腔做勢的伯爵柴尼雪夫將軍上，後面跟着他的副官。)

柴尼雪夫 (喘着氣)哈，好華麗的屋子!從來也沒有過這麼漂亮的司令部。好極，好極!
(對副官)好孩子，做點兒好事，快到我們房東那兒去，告訴女主人馬上做點兒臘腸什麼的。給她說：要快!你說：將軍大人的肚皮在格兒格兒地叫啦。……
我馬上就過去。(副官敬禮，下。)啊，蘇瓦洛夫!親愛的孩子!怎麼我竟沒有注意到你……怎麼，受傷了嗎?

蘇瓦洛夫 報告總司令，沒有什麼，不過給擦破了點兒皮。

柴尼雪夫 說得對，好孩子。有的時候，縱然受了傷，也祇好說「給擦破了點兒皮」，給人打壞了，也不過是「給彈了一指頭」罷啦。我聽說你這一回功勞不小。我一定

「要告訴你爸爸，讓他也知道，有了這樣的兒子是大可引以自傲的啦。……你滿意嗎？」

蘇瓦洛夫 不，伯爵，我們在城外耽擱的時間還太久。我們讓敵人的兩軍輕輕逃掉。本來，我們是可以一戰把他們完全殲滅的。

柴尼雪夫 瞧！多麼驕的脾氣！多麼躁急！終歸是本性難移。老愛說些個奇離古怪的話……

蘇瓦洛夫 那麼一來，整個戰局就可以解決啦。

柴尼雪夫 別做些孩子夢，我的蘇少爺。戰略，戰略——你得學學戰略！並不是什麼事都靠戰場來決定的，我的少爺！多少事情別人在聖彼得堡早就安排妥當。（低聲）

知道嗎？彼得皇太子殿下，在並不很久以前，他的名字是叫作卡爾。烏立希，並不叫作彼得。費多羅維奇的。想想，連一句俄國話也說不上來，勉強湊了第一句，第二句就噎住啦。皇太子殿下連做禱告都用德文呢！這還不夠明白嗎？今上女皇陛下說：「前進！」可是皇太子殿下說什麼來？——「退却。」世事誰能料得到——今天彼得·費多羅維奇是皇儲，明天許就是皇上啦。……況且，我的階級和爵位又不是一輩子都釘在我頭上的。……你笑嗎，青年人？記着我的話罷：一旦彼得·費多

羅維奇繼承了皇位，他會跟腓特烈同盟，也許竟會派我跟我那部隊來幫忙腓特烈打天下啦。（響下腰來，和蘇瓦洛夫密語。）給我們下了密旨呢，要我們別跟腓特烈大王為難……

蘇瓦洛夫 我不明白這些花樣，柴老伯……

柴尼雪夫 哎，你怎麼今天變得這麼不明白，這麼講不通呢？你應該請教一下托特勒本。他會告訴你這些花樣的。

蘇瓦洛夫 我不要明白。我不要從托特勒本學習這些個卑鄙醜聞！

柴尼雪夫 噓——小孩子！不許對托特勒本說出這樣不敬的話來。托將軍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別人在聖彼得堡都對他非常，非常地尊敬。在他面前，你要格外謹慎，留心你的言行舉止。

（托特勒本入。）

啊，托翁，您來啦嗎？好極啦。我正要出去一下。托翁就替我把司令部暫時主持主持。營衛隊都配置好了吧？

托特勒本 站了崗好一會兒。城裏的秩序並不壞。可是，柴翁，我真不明白。城已經佔

領了，可是開城的條款既沒有草擬，也沒有簽字……

蘇瓦洛夫（對柴尼雪夫）報告總司令，恕我多嘴。城既然已經向勝利者投降了，除了普魯士人，誰還需要那些條款？

柴尼雪夫：得，得，蘇中校！我們終得把什麼都弄個清清楚楚，讓人家找不出咱們任何差錯來。……托翁，您就辦罷罷。……跟市長談一下，我簽字就是。要緊的是，一切都得依着聖彼得堡的命令辦……

（卡格孫入。）

卡格孫（向蘇瓦洛夫）俄國官長先生，都照您的吩咐辦啦。兵士們很高興。（注意到柴尼雪夫和托特勒本）哦，將軍大人們，多麼光榮，多麼榮幸！（深深鞠躬。）（註九）

（柴尼雪夫和托特勒本倜傥地受禮。）

托特勒本 市長嗎？

卡格孫 是，是，市長與都。卡爾·瑪麗亞·卡格孫。

托特勒本 請着：召見你的，是遠征軍總司令柴尼雪夫伯爵閣下……和托特勒本將軍。

【譯註】（註九）西文係直譯。

(卡格孫再鞠一躬。)

柴尼雪夫 好啦，我要走啦。托翁……我還有要緊的公事。(向卡格孫)本總司令委定

托特勤本將軍和柏林市長即開談判。

卡格孫 (鞠躬) 歡迎之至。

托特勤本 聽着！我們提的條件，非常惡劣。

(卡格孫鞠躬。柴尼雪夫向門邊走去。蘇瓦洛夫趕上去。)

蘇瓦洛夫 柴老伯，請你別走！

(副官入。)

副官 (向柴尼雪夫) 報告總司令，都準備好啦。

柴尼雪夫 好啦嗎？(向蘇瓦洛夫) 瞧，小蘇，緊急的公事等着我呢。……(高聲) 蘇

瓦洛夫中校，我指派你列席談判！(柴尼雪夫偕副官下。托特勤本揚着頭，傲然靠

在靠椅裏。卡格孫立正，站在面前。)

托特勤本 皇軍已經和城防司令官馮。若可夫簽訂了開城的一般條款。其餘各點，要包

括在和市長所訂的條約裏。(卡格孫鞠躬。) 皇軍總司令閣下的命令：柏林市應繳

出大量的賠款。……兵工廠，砲廠，火藥庫都得燬掉！（卡格孫不語。）現在要談判的，就是這些個問題。談判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我想，我們可以不必麻煩我們年青的朋友……他已經夠疲倦了，而且，又負了傷。蘇瓦洛夫中校，我不留你在這裏！（蘇瓦洛夫初尚猶豫，但終向門邊走去。）報告柴伯爵閣下，請他不用費神親自再過來。我馬上就過去。

蘇瓦洛夫夫（從門邊轉過身來）是，將軍，我負責報告總司令！

托特勒本 好。可以去了；蘇中校。

（蘇瓦洛夫夫下。沈默。於是，卡格孫突然變了面容，抬起肩來，倨傲地，嚴厲地望了托特勒本一眼。此刻，托特勒本不再無拘束地靠着靠椅，却已經挺直地坐着了；他的表情也完全改變。）

卡格孫 哼……（稍停）哼……（坐到對面的靠椅上。）托特勒本君，你還有什麼說的？

托特勒本（站起來）我得報告您……因為環境的關係……

卡格孫 住口！（稍停）不許給我推三扯四的！

托特勒本 皇儲卡爾·烏立希殿下命令，我是一字不苟，忠實地遵行……

卡格孫（突然地，高聲）彼得。費多羅維奇決不會這樣命令你……一定是你誤解了他的命令！（他拋着桌子，爆發出一連串的德語來，作出激烈的姿勢，反覆着卡爾·烏立希，彼得。費多羅維奇的名字。托特勒本也用德語回答，顯然是想替自己辯護。他從衣袋取出一張文件，遞給卡格孫。卡格孫推敲着，特別指出一些地方來，托特勒本則點頭同意，並且在文件上作了一些修正。）

卡格孫 多麼羞恥，絕大的恥辱！這些全沒有脊骨的飯桶，做起事來，簡直是王八蛋！
（註十）

托特勒本 請您原諒，市長！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卡格孫 我倒要問你，這有什麼用處。我們的偉大保護者卡爾·烏立希，那也就是彼得。費多羅維奇，既然已經下了這麼明白的命令……

托特勒本 看在上帝的面上，卡格孫先生，請您別灰心！一切，終久都會好轉的。

（柴尼雪夫入，面帶笑容。頃刻間，卡格孫又恢復了卑順的面具。）

柴尼雪夫 托特勒本將軍！

【譯注】（註十）從這裏起，聖柴尼雪夫入場止，原文對話，均爲句讀。

托特勒本 阿，總司令！我正預備過您那邊去……蘇瓦洛夫中校沒報告您嗎？

柴尼雪夫 蘇中校報告我，說您要他離開這屋子。你怎麼能這麼做？是戰令令他列席談

判的。

托特勒本 真對您不起，總司令。我沒有聽到您的命令……我以為，蘇中校年紀還太

輕……

柴尼雪夫 （對托特勒本，同時瞥了營卡格孫）托將軍，我要和你談談。

（卡格孫鞠躬，匆匆離室。）

柴尼雪夫 托將軍 你似乎忘了我是遠征軍的總司令官！

托特勒本 不，總司令。（稍停）我倒是忘了報告您……（低聲）一件很重要，很不幸

的消息……（稍停）從聖彼得堡方面的消息。（稍停）可靠方面的消息……

柴尼雪夫 什麼消息？

托特勒本 今上伊麗莎白·彼得洛夫娜女皇陛下……（註十一）

【註十一】（註十一）伊麗莎白女皇，為彼得大帝之女，在紅時，且一身深謝登同聖之盛。女皇崩後，阿歷也斯
之冥婚。按：女皇崩於一七六二年，此宮演進，為托特勒本的詐語。

柴尼雪夫，怎麼樣？

托特勒本（吞吞吐吐）……病重啦。（稍停）病危啦。（稍停，並且畫十字。）沒有

希望！

柴尼雪夫 老托，你說什麼？決不會有的事情！

托特勒本 天意，天意，我們祇好禱頌全能的上帝。（稍停）可是，危險的是，也許不

久，就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不能不對俄羅斯的新皇彼得·費多羅維奇宣誓效忠。

柴尼雪夫 不可能，決不會有的事！

托特勒本（嘆息，並且畫了十字）這是上帝造物主的旨意！

柴尼雪夫 仁慈的上帝呀，難道說，彼得·費多羅維奇的登極，竟會趕上我們在柏林的

時候嗎？

托特勒本 這是不可能的，伯爵！我們得趕緊撤退。並且，在這兒，在柏林，我們還

得分外謹慎。開城的條約就是根據這種局勢簽訂的。

柴尼雪夫（在桌旁坐下）給我看看。（看條文。）嗯！——嗯……嗯。（嘆息）啊，這

是怎麼回事？撤除警衛？

托特勒本 這是無可避免的，伯爵……市民的要求。……恐怕，我們祇好……

柴尼雪夫 可是，我的天哪，這簡直是奇譚，聞所未聞！

托特勒本 我已經簽了字。

柴尼雪夫（稍停後）那湊，我也簽就是啦。可是，托翁，請您記着在新皇彼得·費多

羅維奇面前要提我一提，給我說話……讓新皇陛下也知道，柴某對陛下的旨意是絕

對服從了的……

托特勒本 當然，當然。老托可不是那種壞蛋。

（柴尼雪夫簽字。）

蘇瓦洛夫（正在這時進來）報告總司令！（突然站住。）

（柴尼雪夫把文件交給托特勒本。托特勒本退到書室的另一端。）

蘇瓦洛夫 報告總司令！我簡直不明白。難道俄國弟兄們的血肉造成的這偉大的勝利，

就能像這樣煙消雲散的嗎？柴老伯，我請您想想您在幹什麼！

柴尼雪夫 你還年輕呢，我的孩子。等你有了點兒年紀以後，你就會明白，戰略，戰略

——這纔是要緊的！

蘇瓦洛夫夫（激烈地）我不要明白。我一輩子也不要明白！對於蘇瓦洛夫夫，唯有祖國的利益纔是唯一的躊躇！

（參謀軍官入。）

參謀軍官 報告總司令！克勞普辛伍長要見……

榮尼雪夫 不行，不行，總司令有要緊的公事。

（克勞普辛出現在門口，參謀軍官想攔阻他，但被克勞普辛推到一邊。）

克勞普辛 報告總司令！（注意到蘇瓦洛夫夫。）報告官長！德國人越來越不成話啦。他

們要把我們攆出去，攆到雨裏去。……他們說是上頭的命令。

蘇瓦洛夫夫 把弟兄們攆到雨裏去？

托特勒本（對克勞普辛）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不會叫弟兄們支起帳篷來嗎？（看見克

勞普辛還沒有走出去的意思。）不錯，不錯……是有命令的。……出去！

克勞普辛 哦，原來還是這麼回事啊！

參謀軍官 不許響！（參謀軍官把克勞普辛推出，兩人都消逝在門外了。）

蘇瓦洛夫夫 在這樣的夜晚！把弟兄們，俄羅斯的弟兄們，攆出去，攆到大雨裏去！

（從洋台的門可以看見兵士們在大雨裏從屋子裏狼狽地搬出去。）

柴尼雪夫 蘇中校，我得告訴你……（卡格孫和夫人出現在門口，從內室，傳來小風琴

愉快的樂聲。）我看，你簡直是個哲學家！

卡格孫 俄國將軍大人們，俄國軍官先生！我非常榮幸，請各位用點兒菲薄的晚點。

托特勒本 哦，費心，好極啦！

（托特勒本偕卡格孫夫婦下。柴尼雪夫也跟上去；但在門口稍停。）

柴尼雪夫 一起夾罷，小蘇！（蘇瓦洛夫不答）蘇瓦洛夫中校！（註十二）

蘇瓦洛夫 報告總司令，我是一個軍人，我得和我的弟兄們在一塊兒！（快步跨出室

外。）

（柴尼雪夫聳聳肩，從另一門走進內室。風琴的旋律和疾雨聲，相互應和。）

——幕——

【註十二】（註十二）這句暗語叫出官銜來，是一種命令的口氣。

第一幕 村舍居留者

人物

杜巴索夫——羅瓦洛夫的傳令兵。

斯特帕尼達——居停女主人，尚燒餅的。

羅孫諾夫——將軍，任伊茲美爾攻堅戰的將領之一。

格利西嘉——羅孫諾夫的傳令兵。

辛涅尼可夫——老兵。

格拉西可夫——另一兵士。

傑菲亞——羅瓦洛夫的女兒娜達霞的好友。

托特勤本——現在已經是退役的將軍。

伏格爾（米夏爾）——男爵，文人。托特勤本的内姪。單看名字，也知道是一個德

國人。

羅瓦洛夫——現在是羅瓦洛夫將軍。不出場。

軍官一人。

摩達維亞。雅西城近郊的農舍：泥土地，白粉牆，室內有火爐一具。一扇門通走廊，另一通內室。矮窗。夕陽的反射從窗戶裏透進來。斯特帕尼達，一個已經不很年青但很活潑的女人，正合着麵，豫備做薄餅。普洛科爾·杜巴索夫，蘇瓦洛夫的傳令兵，約五十歲左右，着兵士上衣，正清理待洗的衣物。（註一）

杜巴索夫 在廣場裏，就那麼被給雨淋了一整晚。想想從前的那種情形罷，簡直糊塗啦！一說，就是三十年……時間過得多快。（稍停）我就是那一回在柏林碰到了將

【譯註】（註一）從第一幕，到第三幕，均以伊茲美爾要塞的攻略為主題，按着歷史的記載，應當在一七九〇

年。是年，蘇瓦洛夫六十一歲。這是喀俄琳二世朝代，俄國對土耳其的第二次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蘇瓦洛夫於一七八九年進攻克里山，里姆尼克要塞，並予以強攻佔領多瑙河上土耳其人的主要要塞伊茲美爾。就整個俄羅斯而言，這也是俄帝國向南發展的重要的一步。

軍的。他看人的眼光，真是……

斯特帕尼達

杜老爹，說到您，那有什麼說的，真再好也沒有……可是，您那位將軍……

（內室門開，一位軍官出現在門簾上。）

軍官

（在門口）是，將軍，一定照您的命令實施。我們今兒就給伊茲美爾方面送給養

去！（關門。自言自語喃喃着）真他媽的！

（杜巴索夫把披肩和帽子遞給他。軍官急出。）

杜巴索夫

可不是嗎，斯特帕尼達？我們既到了你們這兒來，自然就會把什麼都弄得有

條有理了。

斯特帕尼達

可是直到此刻，我意見全是些亂七八糟。老是川流不息，人來人往，連擦

地板也擦不及。……說到你們那位將軍，那可得啦！從前咱們這兒倒有位將軍，會

打牌，又會綉花兒。

杜巴索夫

有的將軍會打牌。可也有將軍會打仗。

斯特帕尼達

也許罷。可是，你們住在這兒，真教人慮煩死啦。

杜巴索夫

（走近她）啞，啞，斯姑娘，斯特帕尼達！你當真討厭我們嗎？嫌慮煩嗎？

不會的。我們不過是兩個老頭子，不聲不響，沉着氣幹自家的事。客人們不曉得來往，那當然……

（門突然「砰」的一聲開了，薩孫諾夫衝進來，腰圍粗大，肩闊鬚比，面龐兇狠。後面跟着他的傳令兵格利西嘉。）

薩孫諾夫（以如雷的聲音）燕瓦洛夫將軍在哪兒？在哪兒？

杜巴索夫（攔住內室的入口）對不起，您老，恐怕將軍這會兒不能接見您。將軍有事呢。

（薩孫諾夫把披肩和軍帽往格利西嘉懷裏一扔，一把推開杜巴索夫，用拳撞門。不等答應，就一直衝了進去。杜巴索夫站在門邊，進退維谷，莫知所措。短時間的沈默。）

格利西嘉（用拇指指了指那關了的門）瞧着，馬上給你們開得好看。我們那位要是一發作了來，誰也對付不了的。

杜巴索夫（儼然）別吹牛罷，小子！你們是什麼部隊？

格利西嘉 好說呢，您！您是誰？軍長呢——薩孫諾夫將軍！

斯特帕尼達 好大的脾氣。

格利西嘉 你說他嗎？（坐在斯特帕尼達旁邊）不告訴你，你也不相信。脾氣一上來就揪抓自家的頭髮。千真萬確，一點兒不吹牛。如今更糟，任你是誰，碰上去穩沒有

好。脾氣一天比一天更壞了……

杜巴索夫 你們那邊的情形，我們這兒也聽說的。

格利西嘉 別信他們吹牛。簡直是一大堆的謊。他們把我們軍隊的牛當做了神仙，以為不吃草料也可以養活的。他媽的！來往多少里，你會找不出一隻牛來。全給我們宰得來吃啦。到哪兒找那麼多給養去？

杜巴索夫 那麼，大砲可怎麼辦？自己拖嗎？

格利西嘉 還管他媽的大砲呢！我們自己抓自己也拖不動啦。

杜巴索夫 全軍正從伊茲美爾退下來不是？

格利西嘉 可不是。半途上給陷住了，走不動。首先，是波堅庚親王（註二）下命令，讓我們把圍解啦，教從伊茲美爾退回來。好罷，咱們就退。真不輕巧，又是雨，又是泥，沼澤，炭坑，可不把人累死！可是，你們那位到了，接着指揮。現在，可又教

咱們再趕回去，還是要攻。這麼一來，可把我們那位招出火來啦。簡直是咆哮如雷的，我倒要……」

（此際，薩孫諾夫恰好出現在內室門口。他蹣跚着走到桌旁，坐下。

薩孫諾夫（稍停後，吵聲）來水！

（他的傳令兵跑到水桶那邊給他倒了水，送過去；他喝下水後，好像鼓滿了風的帆，還繼續洶氣了。於是，他緩緩起立，蹣跚地走向門邊，消逝了。格利西嘉一驚，披肩和帽子，在主人後面追上去。一瞬間後，他又出現在門口。）

格利西嘉 你們那位可把我們這位給壓下去啦。啊哈哈！（下）

杜巴索夫 這麼輕巧地讓他走啦，真算他命好呢。

斯特新尼遜 輕巧？難道還能把他怎麼樣？

（譯註）（註二）波羅庚親王，俄國元帥，時為俄國南方新開疆土，指揮蘇士軍等。據一般記載，喀羅琳二

世之得以繼夫即帝位，以波羅庚之功居多；同時，他又有半俄親王之譽。為女皇所愛重，是普特蘭。在喀羅琳初代，他的勢力可說是不重於任何人。

杜巴索夫 有什麼客氣？（稍停）把他老人家的火給惹上來，不接死也得罵死……

斯特帕尼達 可是，真怪……他這樣兒就不像個將軍。

杜巴索夫 哎，您不懂。斯姑娘！總司令波堅庚親王……他們調到這兒來。我們既然來了，就得把這些胡鬧鬼混完全給它個了結。我們把要寨拿下來，那不完啦！

斯特帕尼達 伊茲美爾要寨……？諒你們攻不下。

杜巴索夫 馬上拿給您瞧！（抓住她的手臂）您還不大知道我和我們將軍呢。你不知道，

我們可跟別人全不一樣。因此他們總尊敬我們。因此他們親信仰我們！（注視着她
的眼睛）公道自在人心。我們到底行不行，往後你自然也曉得。祇要我們一到，仗也就贏定啦！

斯特帕尼達 老杜，你真會胡鬧！瞧，你弄了一身的麵粉啦！

（敲門聲）

杜巴索夫 嚙，真他媽麻煩……

斯特帕尼達 進來！

（兩個兵士出現在門口。一個是嚴肅而且上了年紀的辛涅尼可夫，另一個是年

膏而不很老練的新兵格拉西可夫。他們走進來，畫了十字，遲疑不決地站在門（稍停。）

杜巴索夫 你們二位？

辛涅尼可夫 您好，杜老翁？

格拉西可夫 您好！

杜巴索夫 兩位是給我們送信來的嗎？

辛涅尼可夫 不，老翁。有兩句話，想跟您談談。

杜巴索夫 跟我？好的……呢，幹嗎站在門口呢？進來坐罷。

（他們照着杜巴索夫所說，進來，坐下。稍停。）

辛涅尼可夫 骨頭這麼疼，怕會下雨吧。

杜巴索夫 啊……？

辛涅尼可夫 兩說去年子秋天，這兒可乾燥得多。（稍停。）

格拉西可夫 讓我乾脆給他說了罷。我說，二百軍棍老頭子可怎麼也受不了。

杜巴索夫 誰受不了？

辛涅尼可夫（搖手讓格拉西可夫站到一邊）別急，別急。（對杜巴索夫）杜老爹，說的是老頭子葉戈爾金。

杜巴索夫 葉戈爾金？哪個葉戈爾金？

辛涅尼可夫 您不記得了嗎？……就是跟您同隊的，……也參加過普魯士戰役。就是在雅特卡團裏的……

杜巴索夫 可是叫伊凡？

格拉西可夫 就是，就是伊凡。

杜巴索夫 伊凡？（稍停）二百頂棍？他在哪兒？在這兒嗎？在哪個部隊裏？

格拉西可夫 波洛茨克步兵團。

杜巴索夫 真倒楣！爲什麼事？

辛涅尼可夫 就爲離開了崗位。

杜巴索夫 幹嗎離開？

辛涅尼可夫 爲了去抓一個敵人 可也把敵人抓過來了。（註三）

〔註三〕（註三）原文作「捉獲得受死的計數，即俘獲獲傷俘獲身上所獲糧食量成。」

杜巴索夫 (立刻跳起來) 跟我來!

辛涅尼可夫 哪兒去?

杜巴索夫 不用問，祇管跟我來。

辛涅尼可夫 可是您到底把我們往哪兒帶呀?……哎呀，上帝保佑呀!

杜巴索夫 (拖着辛涅尼可夫到內室門口敲着門) 報告，我可以進來嗎?

蘇瓦洛夫的聲音 進來!

(杜巴索夫進入室內。辛涅尼可夫跟着，他畫着十字。)

格拉西可夫 哈，杜老頭兒，真有他的!

斯特帕尼達 (敬給他一盤薄餅) 這是今兒早晨新烤的。

(門開了，蘇菲亞在一陣裙裾的絳線聲裏走了進來。在她的黑披肩底下地穿着

舞會的禮服。格拉西可夫站起來。)

蘇菲亞 蘇瓦洛夫將軍在哪兒，我要見你們的將軍。

斯特帕尼達 蹲坐罷，小姐。若杜一會兒就出來的。他會給您遞報去。

蘇菲亞 我的事情非常緊急。

(辛涅尼可夫從內室出來。)

辛涅尼可夫 (對格拉西可夫) 咱們走罷。……(和斯特帕尼達告別，退。)

斯特帕尼達 (對他們的背影) 我一早上你們隊裏去，給你們送薄餅去。

蘇菲亞 請別告訴人說我到這兒來過。

杜巴索夫 (出現在門口) 啊，蘇菲亞小姐，您好！

蘇菲亞 老杜！快報告將軍，說我遇見。

(杜巴索夫進去。)

斯特帕尼達 啊，小姐，等上三天裏頭，多少的客人來來往往。

杜巴索夫 (又出現) 將軍說，給您熱烈地問好。可是，他老人家抱歉得很，這時候可

不能接見您。他老人家很忙。

蘇菲亞 這，這可怎麼辦！請你報告他，我是庫杜索夫將軍(註四)派來的，關於伊茲美

【註四】庫杜索夫時出克里米亞起程回國前說。按：庫杜索夫以一七四五年生，蘇蘇瓦洛夫夫年幼十六

歲，在當時，只與五洛夫同為傑出的將領。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略俄國之役，庫杜索夫為俄國全軍總

指揮。皇年卒於獄中。

需要案的事情。

杜巴索夫 啊，那又當別論……

蘇瓦洛夫的聲音：快請，快請小姐進來！

（蘇菲亞進入內室。）

杜巴索夫 是咱們將軍的小姐娜達霞的好朋友呢。

斯特帕尼達 可是，老杜，那個可憐的老兵的毒怎麼辦呢？

杜巴索夫 別着急，有咱們呢。什麼事落到咱們手裏自有辦法。（突然立定，諦聽，把

耳朵緊靠着內室的門。）

斯特帕尼達 他們在裏面說什麼呀？

（杜巴索夫偷聽做手勢，讓她別作聲。）

杜巴索夫 這可不能給你知道，我親愛的。

斯特帕尼達 那你怎麼可以把耳朵靠着門呢，呢？

杜巴索夫 啊，那又當別論。我們是互相信任的……（又聽）怎麼？不攻伊茲美爾？混

蛋，又把咱們當猴兒耍，在背後玩花樣啦！

斯特帕尼達 你罵誰嗎，老杜？

（門開了。蘇菲亞出來。）

蘇瓦洛夫的聲音 老杜，我底鞭子！

（杜巴索夫抓起鞭子就跑進內室。）

蘇菲亞 無論誰都不讓知道我來過。記着！無論誰都不讓知道！（向門口走去。）

（正在這時，門開了。門口站着馮役的將軍托特勒本，現在已經變成一位肥胖而衰頹的老人了，另外還有他的姪兒伏格爾，一個長腿的青年公子。蘇菲亞退後一步，把外套緊緊裹起來。托特勒本鞠躬，伏格爾脫了脫帽。可是，轉瞬間，蘇菲亞消逝了。）

伏格爾 可不是蘇菲亞！

托特勒本 噫……蘇菲亞跑到這兒幹什麼來的？（對斯特帕尼達）喂，我的好女人，將軍在裏邊嗎？

斯特帕尼達 在吧。

伏格爾 （對托特勒本）舅舅，我得追蘇菲亞去。

托特勒本 胡說，孩子！跟我來！（向內室的門走去。）

杜巴索夫 （出現在門口）將軍很忙，怕不能接見您。

托特勒本 得，得，老小子！祇說托特勒本要見。

（門開了一閃縫，一雙靴子飛了出來。托特勒本剛剛躲開，伏格爾也跳開了。）
 蘇瓦洛夫的聲音 混蛋！還是沒有刷的！

伏格爾 哎呀！

（杜巴索夫拾起靴子，開始刷。）

托特勒本 噫，多麼灰！（走開一點）喂，我說，老頭兒，舅舅給搨去一下，給將軍他

老人家報告，說托特勒本和他的外甥伏格爾男爵在外邊等着。呢？

杜巴索夫 （愠怒地）靴子刷好了再給您報，那不就結了嗎？

托特勒本 快點兒罷，老頭子。（對伏格爾）已經多年沒有見到蘇將軍……一定也老了
 不少吧。可是，當年，是多麼漂亮的小夥子！真是，歲月催人老……你可知道，從

前，我們也是頂要好的朋友呢！

（杜巴索夫在靴上吐着唾沫，拼命刷。）

伏格爾 這老小子準是發酒瘋！

（杜巴索夫拿起靴子進內室去。）

托特勒本 （對杜巴索夫喊着）喂，老頭兒，別忘啦：托！特！勒！本！

杜巴索夫 放心，不會忘記，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的。（註五）

（門響上了。）

托特勒本 （對斯特帕尼達）告訴我……我親愛的……那個年青的小姐時常上這兒來的嗎？

斯特帕尼達 將軍到這兒總三天。有多少弟兄和官長們來見過他。年青的小姐嗎？那

可沒有。我記着是沒有的，老爺。

伏格爾 暗，暗，這兒，我們就在這兒碰到她的。……蘇菲亞小姐……

斯特帕尼達 真的嗎？真怪！我怎麼竟沒有注意到？……

（杜巴索夫出。）

托特勒本 來罷，孩子。

【註五】（註五）這也說得對，對伏格爾的痛罵也始終不能忘記的。

杜巴索夫 對不起。我可不能讓您過去。

狄格爾 我可不是說對了，這老小子在變遷羣。

託特勒本 (對杜巴索夫) 朋友，你準是瘋了。現在，再去報告將軍。說託特勒本要見。

杜巴索夫 我報告過啦。

託特勒本 嗯，他說什麼來？

杜巴索夫 他說呀，他說：「嗯，託特勒本。」

託特勒本 奇怪……怎麼樣，我們再等等罷，呢？

杜巴索夫 那可隨您的便。

蘇瓦洛夫的聲音 老杜，我的披肩！

(杜巴索夫拿起披肩，又進了進去。)

狄格爾 不，真真！我是一個俄國的文人。我受不慣這種接待。我極端抗議這種侮辱。

託特勒本 安靜一點兒罷，孩子，看我的！（忽下決心）跟我來！（走向門前。敲門。

沒有回答。他更重地敲。)

(門開了，杜巴索夫出現。託特勒本很不禮貌地把他推過一邊去。)

杜巴索夫 得，愛進去就請進。我可不攔你。（托特勒本把門推得大開，顯出一張堆滿

書的桌子，一把凳子，和開了的窗子。托特勒本先進去，伏格爾跟着也進去。）

托特勒本 （四圍看）這纔是白日見鬼！將軍呢？

杜巴索夫 將軍說非常抱歉，請您務必原諒，因為他老人家有要緊的事，非得馬上去一

下不可，失陪得很。

托特勒本 混蛋，你攔我！他是怎麼出去的？這屋子又沒有別的門！

杜巴索夫 那嗎，就祇有是鑽了牆縫兒囉！

伏格爾 舅舅！窗戶！

托特勒本 什麼？將軍跳窗戶！不可能！

（托特勒本和伏格爾從內室出來，把門隨手帶上。稍停。）

托特勒本 （聊以解嘲）哈！哈！哈！還是那麼個調皮鬼（註六）。本性難移！

伏格爾 真是調皮鬼呢，舅舅。

托特勒本 可是我知道，我知道他到哪兒去啦。來，伏格爾！他到波摩庚親王殿下那兒

去啦！

杜巴索夫 得，愛進去就請進。我可不想你。（托特勤本把門推得大開，顯出一張堆滿

文書的桌子，一把凳子，和開了的窗子。托特勤本先進去，伏格爾跟着也進去。）

托特勤本 （四圍看）這纔是白日見鬼！將軍呢？

杜巴索夫 將軍說非常抱歉，請您務必原諒，因為他老人家有要緊的事，非得馬上去一下不可，失陪得很。

托特勤本 混蛋，你騙我！他是怎麼出去的？這屋子又沒有別的門！

杜巴索夫 那嗎，就祇有是鑽了牆縫兒囉！

伏格爾 舅舅！窗戶！

托特勤本 什麼？將軍跳窗戶！不可能！

（托特勤本和伏格爾從內室出來，把門隨手帶上。稍停。）

托特勤本 （聊以解嘲）哈！哈！哈！還是那麼個調皮鬼（註六）。本性難移！

伏格爾 真是調皮鬼呢，舅舅。

托特勤本 可是我知道，我知道他到哪儿去啦。來，伏格爾！他到波堅庚親王殿下那兒去啦！

第二幕 殺風景的客人

人物

多戈魯卡雅——公爵夫人。來客之一。

嘉嘉利娜——公爵夫人。來客之一。

蘇菲亞。

羅登巴哈（愛羅紐爾·伊凡諾維奇）——上校，波堅庚親王府的副官。

威新法倫（腓德烈）——將軍。看名字，就知道是德國血統。

庫杜索夫（米哈爾·伊拉利阿諾維奇）——將軍，伊茲美爾攻堅戰重要將領之一。

蘇瓦洛夫的臂助。

波堅庚（格利戈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女皇喀德琳二世的寵臣。

蘇菲亞之母。

蘇瓦洛夫。

托特勤本。

伏格爾。

客人們，貴婦人們，貴公子們。

將軍們，軍官們。

雅西。波堅庚親王府的客廳。金漆輝煌，雕樑畫棟，但一切終顯着村俗。深邃的拱道通向舞廳；在舞廳那邊，人影幢幢，來來去去，神情無限無聊，厭倦。樂隊在不可見的地方奏着樂器。客廳裏，長沙發上，坐着冬戈魯卡雅和嘉嘉利娜，兩位公爵夫人。

冬戈魯卡雅 忍耐點兒罷，我親愛的安琪兒，急什麼呢。(註一)

嘉嘉利娜 等着直比跳舞還教人疲倦呢。……啊，簡直地把人悶得要死！

【譯註(註一)公爵夫人們說話，是不能不夾雜着一些法語的，如non ange ma chere ma cherie之類。

（蘇菲亞出現在客人中間。）

多戈魯卡雅

（對嘉嘉利娜）您說得真對，我親愛的……可是，老實說，也難怪得親王殿下。如果殿下教跳舞會延了時候，那一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親王殿下……可是，啊，親愛的，我真不敢把這秘密告訴您……今晚間，殿下要給我們來一套意想不到的好玩兒的花樣兒呢……祇等會議一完……

（蘇菲亞走向多戈魯卡雅。）

蘇菲亞

（倦怠地）對不起，公爵夫人，會議還在開嗎？

嘉嘉利娜

可不是，我們簡直等不得開完呢……

多戈魯卡雅

（對蘇菲亞）沒有關係，親愛的，馬上就完的。會一開完……

蘇菲亞

（又走開去）哎呀，真是！

多戈魯卡雅

（叫着蘇菲亞）蘇菲亞，親愛的，你媽媽到處找你呢……

蘇菲亞

謝謝您。（沒入乘客中。）

多戈魯卡雅

（拿起望遠鏡來）您想得出嗎？那麼個玩意兒，將來還是位男爵夫人呢。

嘉嘉利娜

我真想不到男爵在蘇菲亞身上能找得出什麼可取的地方來！

多戈魯卡雅 這不是錢嗎，我親愛的。錢就是她唯一可取的地方。

嘉嘉利娜 您說今兒晚上親王殿下會給我們來個意想不到的花樣兒嗎？

（書室門開，羅登巴哈上樓，一位矮小而無事忙的人，跑進客廳來。）

多戈魯卡雅 （叫）羅登巴哈！

嘉嘉利娜 羅上樓！（給他招手。羅登巴哈跑進來。）會開完了嗎？

多戈魯卡雅 怎麼決定的？

羅登巴哈 （口吃）謝天謝地！殿下到底又決定不攻伊茲美爾啦！

嘉嘉利娜 多好啊！那麼我們今晚可以跳舞啦！

多戈魯卡雅 真是偉大的，賢明的決定。（對嘉嘉利娜）苦等了半夜，總算是苦盡甘來

啦。不是嗎，我親愛的？

羅登巴哈 （口吃）全都是那個庫杜索夫的不是！硬是存心把會議拖長……挺簡單的事和

他也說不明白……老是懷疑這個，懷疑那個。什麼事都得和他解釋十幾次……（註二）

【口註】（註二）庫杜索夫存心把會議拖長，是要等蘇瓦洛夫的來到；而蘇菲亞在上一幕裏，就正是負着賄賂

瓦洛夫快來的秘密使命。

（庫杜索夫從書室衝出來，後面緊跟着威斯法倫。）

威斯法倫 老庫！庫杜索夫！您並不是不明白，祇是硬不願意明白罷啦。別跟殿下唱反調兒。我勸您，爲着您自己，也還是俯就着會議的決定罷。

庫杜索夫 什麼決定？我可不知道您說些什麼。我根本就沒出席過任何會議。

威斯法倫 沒出席？那麼，請教，是誰坐在我旁邊的呀？

羅登巴哈 着啊，是誰啊？

庫杜索夫 你們管那個叫會議嗎？薩孫諾夫早就從伊茲美爾招回來啦。……古多維奇也在路上。……別人的任何反對；你們睬都不睬。……蘇瓦洛夫也沒有請來參加……

威斯法倫 您一個人也就夠麻煩好半天啦，還禁得起再加上個蘇瓦洛夫嗎？……

（薩孫諾夫從書室出來。戎裝，如第一幕。）

薩孫諾夫 （對庫杜索夫）簡直是朝令暮改，一塌糊塗。對要塞的攻擊已經準備就緒！

可是，命令來啦，叫退却，就退却吧，可是，不然，又教您打回頭。真他媽的好，遵命，回頭就回頭！這一回總該對了吧？可是，不然，看情形，咱們又錯啦！（對威斯法倫）你們在後方自然高興囉，歌舞昇平，不穿褲子的娘兒們給你們跳舞。

……可是，前方的部隊還沒有冬衣呢，快餓死啦。走到半中間，給陷下啦！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去他媽的！人家樂，大爺們也樂樂罷！（跨開大步走向舞廳。）

羅登巴哈

（口吃）女士們，先生們！親王殿下駕到！

（波堅庚親王出現到宮室門口時，客人們中間立即起了一陣的騷動。親王後面跟着將軍們。）

波堅庚

（對客人們）女士們，先生們，非常抱歉！當然，國事總得佔先一步！可是，

現在，我是十分榮幸，可以來陪陪我的尊貴的客人們啦！（走向庫杜索夫和威斯法倫。）還在爭論着那些個軍閥的大事嗎？

羅登巴哈

（對波堅庚，口吃）完全是庫杜索夫的不是。

波堅庚

（對庫杜索夫）我的庫將軍，議決案既然已經成立了，你也知道我是最不受反

反覆覆的。（走向多戈魯卡雅。）啊，公爵夫人，說服十個哲學家，比說服一個固

執的將軍，還容易多啦！

多戈魯卡雅

殿下，憑您那光明的心地，明敏的口才，就是蘇格拉底復生，也不得不給

您折服的！

波堅庚

啊，公爵夫人，要是在我們的時代，還有那溫柔嫵雅的女神住在帕那薩斯的神山，那麼，她就非以您做她的模範不可！

嘉嘉利娜

上這邊來的時候，我想着摩達維亞一定是世界上最沈悶的地方；可是，這兒簡直是人間樂園。簡直是凡爾賽宮呢！

波堅庚

如果我們今晚的這點小花樣能教您高興一下，那我真快樂極啦。這是個有點兒深刻寓意的行進式，和女神迷涅瓦（註三）的跳舞。

多戈魯卡雅 多美呀！

波堅庚

（對羅登巴哈）羅上校，請您招待一下我們的客人！

（羅登巴哈退。貴婦人們，貴公子們和將軍們圍繞着波堅庚。蘇菲亞走近庫杜索夫。）

索夫。

蘇菲亞

已經照您的吩咐做啦，庫伯伯。

庫杜索夫

謝謝。可惜已經來不及。會議已經開完啦。

（蘇菲亞的母親從舞廳出來。）

【註三】（註三）迷涅瓦為羅馬神話中司才藝的女神。

蘇菲亞 (對庫杜索夫) 可是，蘇老伯馬上就過這邊來……

蘇菲亞之母 (看見了她的女兒) 小蘇菲，我親愛的，你哪兒去啦？我到處找你呢。

(庫杜索夫走開。) 來罷，來罷，我的美人。……男爵呢？

蘇菲亞 不知道。我沒見到他……

蘇母 我不是告訴過你，教你老跟着他，別讓他跑了的嗎？你要是一不小心，你的幸福

就會從你的指縫兒裏溜跑的。

蘇菲亞 媽媽……教我怎麼辦呢？……我並不愛他……

蘇母 胡說八道！人家是一位男爵呢——你非愛他不可……

蘇菲亞 媽媽，我愛嫁個軍人……我要我的丈夫做個英雄……

蘇母 你簡直是個小傻瓜喲！

波堅庚 (對客人們) 女士們，先生們，請諸位到舞廳裏去罷！首先，我們要歡迎理性

和智慧的女神達涅瓦。在我們偉大的女皇陛下之神聖統治之下——理性和智慧照耀

着俄羅斯國家的前途。請達涅瓦進來！

多戈魯卡雅 多美呀！

（拱門後面，僕人們作胸甲騎兵的裝束，高領，黑冠，上插翎毛，捧着捲好的毯子出現，疾忙把毯子展開，一直延展到廳堂深處。客人分班排列，站在毯子的兩邊。）

客人們 我在聖彼得堡見過她的，第一流的舞星！

——不錯，不錯，迷死人的！

（多戈魯卡雅和嘉嘉利娜仍然和波堅庚坐在拱門附近。對面，突出於衆人之前站著庫杜索夫。廳內燈燭輝煌。樂隊演奏着勝利進行曲。忽然，廳門大門，蘇瓦洛夫出現。他已經消瘦，裝束樸素，長統靴，粗布上衣。斑白的，稀薄的頭髮，零亂不整。蘇瓦洛夫對於這種意想不到的歡迎顯然吃了一驚，不自主地退後一步，驚訝地四圍一掠，一直走到毯子上來了。顯然可聞的私語遍布全室：「啊，蘇瓦洛夫！」

「啊，可不是蘇瓦洛夫嗎！」貴婦人們和貴公子們都舉起了望遠眼鏡。）

多戈魯卡雅 他怎麼也衝來啦！簡直地發風景！

蘇瓦洛夫 （上前一步）多麼漂亮的行進式呀！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光榮……

波堅庚 （經過一會兒狼狽的沈默）戰神代替了舞蹈之神啦！好極啦！（走向蘇瓦洛夫）

蘇將軍你好！歡迎，我親愛的客人。可是，你可教透涅瓦下不來台啦……沒有關

係，沒有關係。你來得正好，剛好趕上見識見識聖彼得堡第一流的舞星。

蘇瓦洛夫 殿下，我不是來赴跳舞會的。我有緊急的事和您商量。（稍停。）

庫杜索夫 （對蘇瓦洛夫低聲）親王殿下已經決定不攻伊茲美爾。

蘇瓦洛夫 好的！難道要我們也把頭縮起來？

波堅庚 （皺眉，對多戈魯卡雅）頑固不化！（走到客人們中間去了。）

庫杜索夫 （對蘇瓦洛夫）我得報告您，我是無法可想。我儘量把會議拖長……我製

呆裝傻，儘量把時間拖長下去。可是，沒有辦法。

蘇瓦洛夫 不要緊，庫，還不算太晚……

庫杜索夫 殿下從來就沒有贊成過強攻伊茲美爾。又加上那個威斯法倫，想盡方法讓殿

下決定不攻。威斯法倫是該負責的。

蘇瓦洛夫 殿下祇曉得敲擊昇平，想把他的國家歌舞完啦，還要我們袖手旁觀，連哼都

不許哼一聲。你看我！（走向波堅庚。）殿下，您爲什麼調我到雅西來？

波堅庚 我的蘇將軍，這你還不知道嗎？

蘇瓦洛夫 是，我知道，爲了攻擊伊茲美爾。您爲什麼又要變計？

波堅庚 蘇將軍，我可從來沒有變計。我們是「要」把伊茲美爾擊過去的……如果時機成熟的話。我們已經把問題澈底考量過，從各種角度研究過。經過種種的考慮，我看還是把攻擊延展到春天的好。

蘇瓦洛夫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我記得上年春天，您也說過展延到秋天的好……

波堅庚 可是，蘇將軍，你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呀，情況對我們不利！部隊已經疲乏極啦。冬天快到啦。情況沒有比這更壞的。古多維奇的軍隊是連一顆砲彈也沒有。

……伊茲美爾附近給發也運不上來。薩孫諾夫的軍隊給陷在中途……困難萬端……可是，這些個情形，還用得着我給你再說一遍嗎？

多戈魯卡雅 真的，明明白白擺在眼前的呢！

蘇瓦洛夫 （對客人們）女士們，先生們，這種沈悶的談話一定教你們感覺無聊。我看各位還是去大廳那邊去罷。那邊有歌有舞，正熱鬧着呢……

波堅庚 這，這簡直不像話！（對客人們）女士們，先生們，實在對不起，失陪之至。
（客人們悵悵然退。）

多戈魯卡雅（一面退出）殿下怎麼竟讓這傢伙在這兒胡鬧，我真想也想不道！

蘇瓦洛夫（對波堅庚）薩孫諾夫軍隊情形的確不好。我知道的。戰線拖得太長。牛，都給宰啦。大砲一步也走不動。不錯，情形確乎不好。（對薩孫諾夫）我已經會令帕拉托夫給你們馬匹，好拖大砲。給養已經送到伊茲美爾方面去了。起運啦！我親自監督起運的。……無論付什麼代價，我們得拚命把伊茲美爾攻下來。

波堅庚 蘇將軍！確實，關於你的軍事團歷，你的才能，你的迅速的決斷，這都絕對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對將軍們）真的，諸位，你我從蘇將軍那裏，確實可以得不少，不少的教益！（對蘇瓦洛夫）可是，在這種時候，要想估額伊茲美爾，這我可不能不說：未免太輕率了一點兒吧？看看我們的部隊罷！體力既疲憊，士氣又衰頹。誰都這麼說呀！不信，你就問問……問問威新法倫罷。

蘇瓦洛夫（突然）威新法倫將軍！你可知道葉戈爾金？他是在你的部隊裏的。

威新法倫 一時倒記不起這個軍官。

蘇瓦洛夫 不，我說的是一個兵！（威新法倫笑了，並且做出手勢來，好像說蘇瓦洛夫對於他未免期望過大，連小兵的名字也竟會記住）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個誠實

的好兵。他身上有過丁處傷痕。

威斯法倫（微笑）那麼，真該賞他個獎章什麼的。

蘇瓦洛夫 他就要給賞二百軍棍。他已經給抓了起來，等待着懲罰。那就是說，那老兵正在等死！

波堅庚 威將軍，怎麼回事？

蘇瓦洛夫 葉戈爾金在守衛馬乾的時候，離開了他的崗位。可是他爲什麼離開呢？爲了去抓一個敵人的斥候，一個土耳其兵，希望從敵軍身上找到關於要塞的情報來。

威斯法倫（對波堅庚）我一定查究這件事情，殿下！

蘇瓦洛夫 弟兄們並沒有精神頹喪。祇是我們在這兒想盡辦法給他們澆冷水。確實的，弟兄們是疲倦啦。可是，是呆着不讓動，把他們呆疲倦啦……

波堅庚 好罷，蘇將軍，就依你的。可是，也還有政治的情形須得考慮考慮呀。蘇將軍，你自己當然也知道。我們剛和瑞典訂了和平條約，英國人和普魯士人又開始在背後搗鬼啦。（註四）

蘇瓦洛夫 確實的，殿下。

波堅庚 况且，歐洲列強又正在挑撥波蘭人起來反抗我們。

蘇瓦洛夫 這也完全不錯，殿下！

（庫杜索夫想插進來說，可是蘇瓦洛夫阻止了他。）

波堅庚 要是我們攻不下伊茲美爾——啊，不堪設想，不堪設想！那麼，那些英國人，普魯士人，波蘭人……就會四方八面朝我們身上撲來啦……

蘇瓦洛夫 完全對，殿下，那麼，我們就非把伊茲美爾攻下不可！那麼，把伊茲美爾攻下，就可以教他們都串轉尾巴跑回去！殿下，這是我們對祖國的責任！

（托特勒本和伏格爾出現，從人叢中擠進大廳來。伏格爾仍然留在大廳，托特勒本則巔着腳進入客廳。）

波堅庚 不，不……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根據兵學的原則，至少要比敵人占兩倍的

【譯註】（註四）當時俄國的外交情形是這樣的：因為俄國的向南發展，危及英國在印度的勢力，所以一七八六

年土耳其對俄宣戰，實際上是以英國的策動為背景。而與普魯士，則因為瓜分波蘭的結果始終未曾計算，故波蘭的叛變，隨時可以由普魯士策應起來。至於瑞典，則於俄羅斯為世仇，一七八八年瑞典也會繼土耳其之後，對俄宣戰。連攻彼得堡的瑞典艦隊，係於一七八九年被擊退。

優勢能說到強攻。可是，實際的情形，是敵人比我們優秀兩倍！那麼，請教該生一個攻法？

蘇瓦洛夫 當然不能光是插着手，呆着不動。在戰爭裏頭，要緊的是技巧，不是人數，殿下。

波堅庚 歷史上可是沒前例。

蘇瓦洛夫 前例也是人做出來的！

波堅庚 可是，天哪……來來，我們請教請教戰略家……我們問問威斯法倫罷。（註五）……威將軍，你說，我們攻得下伊茲美爾嗎？

威斯法倫（稍停後）蘇瓦洛夫將軍確實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定。我以為，如果蘇瓦洛夫將軍對於這次的攻堅完全負責的話，那麼，我看，伊茲美爾是可以攻下……而且非攻下不可的！

（一般的驚訝。托特勒本上前一步。稍停。）

【譯註】（註五）在拿破崙戰爭以前，歐洲一般崇拜的最偉大的戰略家，是普魯士的腓特烈。這裏，因為威斯法倫是有普魯士血統的，所以也就成爲一位「戰略家」了。

波堅庚 哦……威斯法倫……真的，我簡直是沒有想到……

庫杜索夫、哥蘇瓦洛夫、旁語）我何嘗又不是？

薩孫諾夫 我說，殿下！要是蘇瓦洛夫打下了伊茲美爾，那功勞算您的；要是打不下，

責任可是他的。

（將軍們中間起了一陣騷動。）

庫杜索夫 伊茲美爾是非攻不可的。

將軍們 非攻不可！

——伊茲美爾是非攻不可的！

波堅庚 安靜一點，各位！……這，這我真料不到……會議不是早已決定了嗎？勝利，

固然輝煌可喜……可是萬一失敗，萬一攻不下……（無助地對一個一個將軍望過

去。）這……這……（眼光落在羅登巴哈身上。）你覺得怎樣，羅上校？

羅登巴哈（口吃）殿下，迷涅瓦等着啦。可憐的小娘兒們凍得直哆嗦……

波堅庚 迷涅瓦？……你真不客臊嗎，上校？我們正在這兒決定軍國大計，可是你……

……這……這怎麼辦呢。將軍們？……不，我不能下攻擊的命令！

蘇瓦洛夫 殿下，我負完全的責任！

波堅庚 你沒有把我們的軍力估計得太高嗎，蘇將軍？雄心總不能壓倒理性的呼號。

蘇瓦洛夫 殿下！雄心正是一個軍人的美德。一個俄國軍人的雄心，就是要為我們的女

皇和我們的祖國增加更大的光榮。

波堅庚 好！依你的。可是你，你有絕對的自信嗎？

蘇瓦洛夫 絕對的！

波堅庚 注意，我對於這件事情始終也沒有贊同。你得考慮一下目前的情況。可是，如

果你還是要固執己見，一意孤行，那麼，你就攻罷！讓上帝做你的裁判者！

蘇瓦洛夫 殿下，您得為我祝禱！

波堅庚 那麼，來罷，將軍們。我們起草命令。（向書室走去，將軍們後隨。）

羅登巴哈 （口吃）非常賢明的決定。可是，這一回，看在上帝的面上別再去討論啦吧。

（波蘭新曲的旋律。舞廳裏面，舞蹈已經開始了。）

托特勤本 （追上蘇瓦洛夫）蘇翁！老朋友……是我呢，蘇翁！托特勤本呢……（抓住

蘇瓦洛夫的袖子。）

蘇瓦洛夫 幹什麼？

托特勒本 蘇翁，我有點事兒求您。

蘇瓦洛夫 求什麼？

托特勒本 我，作爲一位退職的老將軍，並且也知道您的好心眼兒……

蘇瓦洛夫 請你乾脆點兒！

托特勒本 蘇翁，我有個內姪。也許你早就聽說過的……伏格爾男爵。對於蘇翁的軍事

天才，素來就仰如北斗！

蘇瓦洛夫 怎麼樣？

托特勒本 內姪是個文人……他生平夙願，就是要爲後代的子孫，把我們最偉大的軍

事領袖的光輝生活，紀錄下來……

蘇瓦洛夫 我說的是你要求什麼？

托特勒本 仰仗蘇翁的栽培，就把他留下做個祕書什麼的……

蘇瓦洛夫 你的內姪？我的祕書？得，上帝也不會答應的！（給自己畫了十字，沒入門

後了。）

托特勤本 啊！好，好！

(伏格爾和蘇菲亞出現在門口；看見托特勤本，他就留下蘇菲亞，疾忙跑到舞

房這邊來。)

伏格爾 他給咱們碰一鼻子灰啦！

托特勤本 沒有關係……

伏格爾 可是，多麼丟人……

(托特勤本的平和的偽裝揭開了，馬上露出毒狠的本相。)

托特勤本 要達成你的任務，就顧不得去險不丟臉啦。懂嗎，孩子！(註六)

蘇菲亞 (走近伏格爾) 伏，你不是要我此刻陪你跳舞的嗎……

(庫杜索夫和威斯法倫從書室出。)

庫杜索夫 那嗎，十個固執的將軍，到底說服了一個智慧的哲人啦！

蘇瓦洛夫 (從書室出來，把命令疊好，對庫杜索夫) 殿下雖然始終沒有回心轉意，可

【註六】(註六) 想這方法將伏格爾引誘入蘇瓦洛夫的司令部去。這是內奸們的陰謀，他們要利用伏格爾，

去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

是，朋友，我們且趕快衝到伊茲美爾再說。

托特勤本（疾忙趕上威斯法倫）他不肯收留伏格爾呢。

威斯法倫（走向蘇瓦洛夫）作家伏格爾這意思倒很不壞，想給我們的偉大勝利着把那

些偉大的戰績記錄下來：金布因之捷，里姆尼克大勝，福克山殲敵……

蘇瓦洛夫 他倒記得怪清楚的……

（托特勤本拉着伏格爾的手，引他到蘇瓦洛夫夫面前。）

托特勤本 蘇翁！這就是舍姪，伏格爾男爵。

蘇瓦洛夫 好一個小鳥兒呢，哈——一頭鸚哥兒，啊，我的天，簡直是一頭鸚哥兒！

鸚哥兒呢！哈哈……腦袋瓜兒上那個刷子是幹什麼的！（註七）

威斯法倫 那是頂時髦的白鶴式的額，巴黎伯伐尼美容室的新發明呢。

【註七】（註七）這是一種任務，忽然看見了可笑的對象，就不禁要發狂一般大笑的境况。據某

一些更詳細的說明，派西格夫是愛爾蘭的。那是在完成了對波羅的圍爭後而忽然發現了德伏格

爾這樣的對象，而且又是托特勤本的内姪，那嘲笑，應當如潮水一般自然而然的湧了出來。

因此，這附近的書文，為了你那笑臉更天真，更熱鬧，與原文稍有出入。

蘇瓦洛夫 妙極啦！拿來刷牆倒是順手得很啊！啊哈哈……

（蘇菲亞想要走開。）

托特勒本 蘇菲亞！我的小安琪兒！別飛跑啦！

（蘇瓦洛夫也注意到了蘇菲亞。）

蘇瓦洛夫 小蘇菲……你往哪兒跑啊，孩子？快來，來看看這個怪物。來看看這個彼得

堡跑來的小飯桶！

蘇菲亞 蘇老伯……伏格爾男爵是我的未婚夫呢！

蘇瓦洛夫 你的未婚夫！（狼狽地暫時沈默。）哎呀，老昏了頭。哎呀，上了點兒年紀，

還愛胡說八道。（但是終於忍不住，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了。）哈哈——如果我的小

娜達霞也給我弄了這麼個稻草人兒回來……哈哈……（對蘇菲亞）原諒老頭子

罷，我親愛的。（對伏格爾）你的新媳婦兒可真可愛！

威斯特倫 真是郎才女貌。……蘇翁，栽培這青年作家罷！文章可真是第一流！

蘇瓦洛夫 好的，威斯特倫，我就聽你的。這叫作以德報德。今兒晚上我感激你的幫忙

不小。（對蘇菲亞）我把你的未婚夫帶去，行嗎？這完全是看了你的面子，我的小

蘇菲……

蘇菲亞 那我真是喜出望外……那我真會快活死啦！

蘇瓦洛夫 那麼，好罷……可是，年青人！你那假髮無論如何得丟在後方。大兵們會拉

着你那假髮玩兒你呢。好的，好的。有馬嗎？我們給你弄一匹好鞍。我們一小時內

出發！（快步離室。）

伏格爾 怎麼，一小時以內？

托特勒本 恭喜，恭喜，好孩子！

蘇菲亞 那麼，你是要去打仗啦……要做英雄啦……我多麼快活，多麼替你快活呀！

……（揚起手臂，挽住他的手。）

伏格爾（迷惘）是的，是的。我老早就夢想着做個英雄……（下）

托特勒本（抓住威斯特法倫的三臂，把他拖到一旁）老威，我看你還是瘋啦！怎麼倒就

起老蘇的忙來呢？

威斯特法倫 別着急。（稍停）伊茲美爾強攻不下的。讓他去碰斷他的頸子罷！

第三幕 伊茲美爾之夜

人物

杜巴察夫。

格利西嘉。

伏格爾——現在是蘇瓦洛夫的祕書。

辛涅尼可夫。

格拉西可夫。

卡利奴西金——另一兵士。

斯特帕尼達。

蘇瓦洛夫——現在是攻擊伊茲美爾的總司令。

薩孫諾夫。

庫杜索夫。

波聖庚派來的傳令官。

羅登巴哈。

將軍們，軍官們，兵士們，其中之一是伊凡·葉戈爾金。

黎明前銀灰色的霧裏，篝火紅焰閃爍着。俄國軍隊露營在伊茲美爾要塞之外。蘇瓦洛夫司令部，一間小屋的輪廓，在前景裏面模糊地顯現出來。從附近的高地，投下來大砲的陰影。沈悶的鑼聲，零零落落，從遠處傳來。兵士們安靜地坐在篝火旁邊，唱着抑鬱的俄國歌謠。在司令部前的一堆篝火旁，^① 環坐着杜巴索夫和傳令兵格利西嘉，和其他的兵士們。伏格爾也在這裏，正以望遠鏡望着遠處。在另一篝火旁邊，坐着老兵辛涅尼可夫，格拉西可夫，和卡利奴西金，一個紅臉大鬍子的兵士。忽然一聲砲響，伏格爾不覺猛然一震。（註一）

格利西嘉（對伏格爾）砲……

伏格爾 得，得，我知道。

格利西嘉 (對伏格爾) 我說，伏祕書。在咱們部隊裏，有個弟兄，叫作科斯特里。可不是，就跟您一般高。我說，祕書，信不信由您，第一仗，就是頭一顆砲彈，就把他結果啦！

伏格爾 小子，你騙人！

格利西嘉 呃！千真萬確！

(伏格爾下。)

杜巴索夫 (對格利西嘉) 幹嗎嚇唬他？

格利西嘉 受不起嚇唬的，就讓他回老家去罷！

【譯註】(註一) 在這一幕，孫瓦洛夫的整個人格以及他爲什麼是偉大的軍事領袖，都得到完全的表现。伊茲美爾要塞的攻略，是木次戰爭中最重要的一戰役，有如普法戰爭中的色當或日俄戰爭中的對馬海峽；在孫瓦洛夫個人的經歷中，也是最輝煌的勝利。在瓜分波蘭時，孫瓦洛夫的部隊也曾建立殊勳，他得擊沙，但也許因爲這是種零星的戰役，所以在這劇本裏，並未曾將那加以強調。這一幕的舞台裝置相當繁重，很要費些氣力，而留給的場面，尤其須加注意。

「兵士們笑了。斯特帕尼達的聲音由遠而近：『新鮮燒餅噻，熱饅頭啊，一個子兒買兩個。誰買快買，要買趕快！』一會兒，她出現在該處的一處篝火中；兵士們圍着她，買她的食品。」

斯特帕尼達 新鮮燒餅熱饅頭，一個大子兒買兩個！一個大子兒噻，吃了打勝仗。誰買快買，要買趕快！（註二）

辛涅尼可夫 （轉過來，對坐在隣近篝火旁邊的格利西嘉）你說，受不起嚇唬嗎？我說，小兄弟，我是一個老頭子，背着鎗桿兒快二十年啦，可是，每次大戰以前，我照樣穿上一件新襯衫；我警告上帝別讓鎗子兒碰上了我，也別讓刀鋒挨上了我。小兄弟，人是不愛死的，可是死的恐怖，對於咱們大家，到底是很強的呢。

（斯特帕尼達走近杜巴索夫，把鑿子擱在地上。）

斯特帕尼達 你問過沒有，他怎麼說？

杜巴索夫 這些日子簡直沒有辦法跟他老人家說話。他祇是嘆着：『咱們先擊下伊茲美爾噻，擊下了以後，再談你們的婚事。』可是，咱們什麼時候擊下伊茲美爾呢？現

〔譯註〕（註二）斯特帕尼達買餅的口訣，似乎可以說各地的地方話，隨意譯，越發唱齊順口越好。

在，他正一個勁兒給弟兄們訓話呢。來罷，給咱們個燒餅！（舉起一個。）

斯特帕尼達 我這給你弄了點兒黃酒來呢，小杜。（把酒倒到杯子裏。）

杜巴索夫 哦，要是有點兒燒酒的話……（又是一砲，回聲如同雷震。）啊哈，大砲考

太太又打噴嚏啦。

（司令部的門簾開了，薩瓦洛夫出現。他穿着士兵的服裝，後面跟着衛軍門和軍官們。庫杜索夫和薩孫諾夫也跟在後面。）

薩瓦洛夫 停止一切的射擊。命令砲兵停止射擊。把命令傳到砲兵部隊去。

（軍官之一敬禮，下。薩瓦洛夫的出現在那些坐在篝火旁邊的兵士們中間產生了一陣騷動。）

薩瓦洛夫 部署是很明顯的，應當解釋給各部隊的每個弟兄聽。每個弟兄都得明瞭自己的任務。鷄叫的時候，我們就動起手來。（緊握薩孫諾夫的手）上帝保佑你，薩孫諾夫。……注意，不要掉之過急。你是太性急了。要曉得，蠻幹不就是勇敢，無益的犧牲也並不就是光榮。

薩孫諾夫 嗯，是的，總司令。命運就是一隻母雞。（註三）

蘇瓦洛夫 也許命運就是一隻母鵝，可是你記着別讓自己做了公鵝罷。

（薩孫諾夫下。）

蘇瓦洛夫 （望着他的背影）記着，不要輕率！

格利西嘉 （炮洋洋地站起來）再見罷，弟兄們。鼓聲咚咚響啦。（跑出去，追上薩孫諾夫。）

諾夫。）

兵士之一 （望着他的背影）你要受不起嚇唬，就乾脆回老家罷。

蘇瓦洛夫 （和庫杜索夫告別）祝你運氣好，兄弟。勇敢一點。你的披肩太薄了，得換

一件厚點兒的。

庫杜索夫 總司令，在伊茲美爾和您再見！

蘇瓦洛夫 現在都該去啦，朋友們。上帝祝福你們！

（將軍們和軍官們退。）

蘇瓦洛夫 （對庫杜索夫）庫杜索夫，等等，等一會兒。我這裏現在就任命你做要塞

司令。

【譯註】注三（庫云命運是個傻子。）

庫杜索夫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總司令。

蘇瓦洛夫 我說的是伊茲美爾要塞的司令哪！我們馬上就要擊下伊茲美爾，不是嗎？如

果擊不下，伊茲美爾城下就是蘇瓦洛夫的葬身之地，而庫杜索夫你，也就祇好和蘇

瓦洛夫葬在一塊兒啦！

庫杜索夫 謝謝您，總司令，謝謝您給我這樣光榮的任命。伊茲美爾一定是我們的。您

的必勝的都發就是絕對的保證。你一來了，增加了我們三倍的力量，每一個弟兄都

覺着自己有造出奇蹟的能力……

蘇瓦洛夫 廢話，好兄弟……

（伏格爾出現，看見蘇瓦洛夫，衝上前去。）

伏格爾 對不起，總司令，這並不是懶惰的好奇心教我來打聽的……這祇是爲了要記載

英雄的戰績……（註四）

蘇瓦洛夫 你要打聽什麼！

伏格爾 看樣子，我們是馬上就要強攻伊茲美爾啦。可是，波堅庚親王殿下今早還派了

【註三】（註四）伏格爾，不應僅僅被認爲一個莊園式的「狩獵」家，而應認爲時性靈動極的內好活潑的行爲。

軍使來，命令我們不要冒險攻擊……除非我們有必勝的把握……

蘇瓦洛夫 我們有把握，所以我們就冒險。

伏格爾 (旁語) 那麼，硬是決定啦！哎呀……(退。)

蘇瓦洛夫 (對庫杜索夫) 去吧，兄弟，上帝保佑你！(緊緊的握手，擁抱，親吻。)

(庫杜索夫下。)

辛涅尼可夫 好極啦，真好極啦！這種屢進屢退，扭扭捏捏，害羞的小娘們似的，真夠

受……我一生也沒有見過這種調調兒。現在總算決定啦。

卡利奴西金 可是，老兄，攻擊是種危險事兒呢。一個不小心，就給結果啦。

辛涅尼可夫 要怕死，就活不下去。

卡利奴西金 可是，你不是也要禱告上帝，讓刀鋒別挨上你嗎？

辛涅尼可夫 沒有意義的死，那祇是傻子們幹的專。年青的傻子們也許滿不在乎，可

是，聰明人是不愛死的。還有事情要做啊。可是，如果要做件把有意義的事——那

可又會如何。死是嚇不住人的。衝上前去，對於子彈什麼的，睬也不用睬它。

蘇瓦洛夫 (走近兵士們) 說得對，好兄弟，說得對。死是嚇不住咱們的……坐下，

孩子們，坐下。……對的，辛涅尼可夫，你說得對。可是，對於子彈什麼的，還是得睜它一睜。子彈是傻子，它們是閉着眼睛亂飛的。所以，我們隨時都得注意。

卡利奴西金（站起來）報告總司令，我叫卡利奴西金。

蘇瓦洛夫夫（熱烈地）啊，是的，卡利奴西金。你那個伙伴，那個紅頭髮的……阿格涅夫呢？

卡利奴西金 阿格涅夫……戰死啦，老將軍。

蘇瓦洛夫夫 哦……戰死啦……上帝安息他的靈魂。（畫十字。）

（斯特帕尼達提着籃子，走近蘇瓦洛夫夫。）

斯特帕尼達 用點兒嗎，總司令！

蘇瓦洛夫夫 脆餅嗎？

斯特帕尼達 今兒是燒餅饅頭。

蘇瓦洛夫夫（替一個饅頭）有點兒酸，這種貨色就不該掙出來賣……

斯特帕尼達 酸？好說呢，您！要多麼甜就有多麼甜。人家還買我的饅頭辦結婚喜事呢……要說我的饅頭……

蘇瓦洛夫 噓——女人！別吱吱喳喳的！

（波堅庚派來的一位軍官出現。）

軍官（對蘇瓦洛夫）喂，老小子，跟那些不要臉的娘兒們扯什麼的！告訴我，你們總

司令在哪兒？

蘇瓦洛夫 難道親王殿下又找我來嗎？又是甜蜜蜜的情書，苦口婆心地教我別攻伊茲

美爾？

軍官 住嘴罷，老小子！放肆得不成樣子！帶我到總司令那兒去。蘇瓦洛夫將軍在

哪兒？

蘇瓦洛夫 小鼻子總知道。也許，吃醉了酒，跑到什麼樹底下去了……您自家找去罷。

（註五）

軍官 混蛋，流氓！我得教訓教訓你！（舉手要打蘇瓦洛夫。）

（蘇瓦洛夫閃到一邊。斯特帕尼達分開他們。）

斯特帕尼達 得啦，我的官長老爺！這可沒有您發的脾氣……您就看不出……

【譯註】（註五）即一夥匪徒，蘇瓦洛夫是落於圍攻的。這裏，以及以後的種種作風，都使這一特點凸出。

蘇瓦洛夫 (截斷她) 有你多嘴的，倒不如把這位官長老爺領到蘇瓦洛夫將軍那兒去罷。

斯特帕尼達 領到蘇瓦洛夫將軍那兒去？將軍到底在哪兒呢？

蘇瓦洛夫 在砲兵陣地那邊呢。雖這兒十里地。

斯特帕尼達 (稍停後) 好嗎，那麼，我就把他領到十里以外去。

蘇瓦洛夫 好極啦，快帶去罷。

斯特帕尼達 跟我來罷，官長。

(斯特帕尼達領軍官下。稍停。)

蘇瓦洛夫 (大笑) 真懂事，斯特帕尼達！(對杜巴索夫) 真是好娘兒們，老杜！是個

可靠的女人。你得把她討來，老杜，真得討來做媳婦兒。(對士兵們) 我說，孩子們，我們馬上就要給我們的敵人一個大大的措手不及。……我們的主人們來不及迎
接客人，我們這些客人就會坐到他們的桌子上頭啦！

卡利奴西金 報告總司令！

蘇瓦洛夫 你要說什麼，卡利奴西金？

卡利奴西金 據說，一個軍隊，要是攻擊一個要塞的話，總是應該把主力集中在頂重要

的一點上頭的。……可是，我們現在，不是太分散了一點兒嗎？……

蘇瓦洛夫 你說得對，卡利奴西金。不錯，我們是要四方八面對要塞進攻的。這樣，就可以讓敵人一下子不知道從哪裏反攻。……可是，我們也知道了要塞的弱點在哪裏。我們的一位弟兄抓住了一個敵兵，我親自審問了他。伊茲美爾是有一處弱點的。就在多腦河邊。敵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可是，我們就是要在那弱點上打他重重的一拳……讓他哼都不會哼一聲，我們就把他結果啦。（笑。）是的，我們要從各方面，從每一個門裏衝進去的。

辛涅尼可夫 可是，總司令，您看，該是多麼結實的要塞呀，濠又深，城又高。……

格拉西可夫 就是個蝦蟆也跳不過去呢！

蘇瓦洛夫 怎麼說，蝦蟆也跳不過去？

格拉西可夫 （紅了臉）是我們鄉裏的土話呢。

蘇瓦洛夫 就是個蝦蟆也跳不過……好，很好。（蘇瓦洛夫在篝火中間，一路走去。凡

他走過的地方，士兵都站起來給他歡呼。他爬上高地的頂上，站在那裏，篝火和火把照耀着他的整個面頰。一切沈寂。）

蘇瓦洛夫 你們好哇，我的孩子們，我的英勇的弟兄們，我的同志們，你們好！（兵士們一致歡呼着回答：「總司令，您也好！」）

蘇瓦洛夫 孩子們，你們把你們老長官的記憶復活起來啦！是誰在去年跟我一塊兒，在里姆尼克峯邊打過勝仗？（稍停。如是。洪濤般的聲音高呼起來：「我們跟您一塊兒的！」）我們打跑了土耳其人的！——我們在里姆尼克峯邊打過勝仗的！——

蘇瓦洛夫 好極啦！英雄！好孩子！那麼，有誰跟我一起參加過上一次的對土戰爭？誰在科茲拉德把阿布爾·里沙克打得落花流水？誰在希爾蘇德立過了功勳？誰拿下了那堅不可破的圖圖卡拉？（對於蘇瓦洛夫的各個問題，都有一批兵士回答：「我們在科茲拉德打過勝仗！」）我們在希爾蘇德立過功勳！——我們拿下了堅不可破的圖圖卡拉！——可是，當蘇瓦洛夫對於歷史回溯愈遠，回答的聲音也就愈稀了。）

蘇瓦洛夫 十九年前，誰幫着我把波蘭的國王打得片甲不留？（祇有少數的聲音回答：「是我們跟着您的！」）「我們把他打得片甲不留！」

蘇瓦洛夫 現在，告訴我，三十年前，是誰和我一塊兒，把戰壕不勝的腓特烈打得一敗塗地？（祇有一兩個聲音的回答：「我們把腓特烈打得一敗塗地的！」）

蘇瓦洛夫 有誰佔領過普魯士的都城？是誰和我一塊兒打進柏林的？（這一次，只有一

個聲音回答了：「是我跟着您打進柏林的，總司令！」）

蘇瓦洛夫 啊，您好，我的老戰友！你叫什麼名字？

聲音 伊凡·葉戈爾金，總司令！

蘇瓦洛夫 何等的榮耀，多麼光榮啊，伊凡·葉戈爾金！三十個悠長的年頭，你一直保

衛着你的祖國！多麼偉大的光榮啊！孩子們，你們全都是勇敢的，堅強的戰士！你們在以前曾經完成過偉大的奇蹟，現在，你們所要完成的奇蹟，比以前還要偉大。

（稍停）我的孩子們，聽我說：我一生沒有說過謊，現在，我的頭已經白了，難道我還敢欺騙你們？我已經告訴了土耳其的頭腦，說我馬上就要把伊茲美爾拿過來！非

拿過來不可！這種時候，要從伊茲美爾退下來，那就等於教那些英國人來拆我們的後台，教波蘭人來拖我們的後腿；教普魯士人把我們按到地下去。攻下伊茲美爾，就可以一下子把他們的嘴全給塞住了。（稍停）可是，我的朋友們，我們要咬的這顆果子，該是多麼硬，多麼費勁的呀！我已經從各方面把要索偵察過了。多麼堅固的建築！深多麼深，城多麼高，連蝦蟆也跳它不過……（伊茲美爾龐然的輪廓，在黎

明的第一線微光裏，巍然聳立。）百攻不破的要塞！金城湯池！簡直是一塊岩石！誰也攻不下的偉大的城壁！可是，我們照樣要把它攻下來！我們的大砲已經停止射擊。敵人一點兒也沒有提防我們。他們正在跳舞，作樂。我們像迅雷，像暴雨，像閃電，像山洪，從山地，從森林，從炭坑，從沼地，向他們撲過去！從鐵蒺藜裏打出一條通路，把那張口要吞人的壕溝用木材填起來！跑步，快！跳過木柵！投下束箭！衝鋒，弟兄們！爬上城牆！跳進砲壘！替騎兵們把城門斬開！我們進城啦！我們不殘害和平的老百姓！仗不是對女人小孩子打的。……敵人逃跑啦！我們扭轉他們的大砲來打他們自己！砲兵，轟！騎兵們，揮動你們的大刀！把敵人從每個角落，每個空隙裏趕出去！可憐，敵人投降啦！勝利是我們的！烏拉！（註六）

（兵士們也跟着高呼「烏拉！」。蘇瓦洛夫夫走下高地。）

蘇瓦洛夫夫 好，孩子們，雞叫的時候，我們就動起手來！（當他回到司令部時候，他看見了伏格爾。）勇敢一點，書記，別那麼無精打采的……

【註六】（註六）這是本幕的高潮，也是全劇的頂點，是演出者應當加以特殊處理的地方。燈光，位置，聲音，情節，效果……都不能忽視。

（羅登巴哈入，後面跟着兩個副官。）

羅登巴哈（口吃）蘇翁！蘇將軍！

伏格爾 總司令！

（在司令部的門口，羅登巴哈追上了蘇瓦洛夫夫。）

羅登巴哈（口吃）波堅庚親王殿下的訓令……

蘇瓦洛夫 這是今天第三次的特使啦。我真是榮幸之至！（把訓令拿過來，放到衣袋

裏。）好的，到了伊茲美爾再看。

羅登巴哈（口吃）不行！殿下非常着急！他有命令……禁止攻擊伊茲美爾！

蘇瓦洛夫 撒天下之大謊！

羅登巴哈（口吃）蘇翁，您不信，您自己看訓令罷！

蘇瓦洛夫（扯開漆封，對訓令稍一瞥視）果然，果然不錯。親王殿下的命令，不許攻

擊伊茲美爾。他命令我們退却。

羅登巴哈（口吃）是的，我們非退却不可！

蘇瓦洛夫 我一切的準備，都化作了一場空。太晚啦。我不能違反命令……

羅登巴哈 (口吃) 您說得對。這抗命令是不行的。

蘇瓦洛夫 眼淚塞住了我的咽喉……

伏格爾 總司令，我陪着您哭泣！

蘇瓦洛夫 我多麼悲哀，心裏多麼難受……我要哭，我要像雄雞一般的悲啼。(突然上前，模仿雄雞的啼聲。)

(羅登巴哈和伏格爾也跑上前去。)

羅登巴哈 (口吃) 蘇翁，您怎麼啦？

蘇瓦洛夫 朋友，我悲哀，難受極啦。我祇能做雄雞的悲啼。(他又叫了，而遠處、晨鷄的第一聲高啼就給了他的啼聲一聲回響。接着，第二聲，第三聲。)

蘇瓦洛夫 (高聲) 我的孩子們！鷄叫啦！

(鼓聲高震。頃刻間，野營立即生動起來。兵士們從垂燼的篝火中站立起來，排成行列，向着要塞銳意前進。伊茲美爾要塞，如今在明珠般的晨霧裏，已經顯然可見了。)

羅登巴哈 (口吃) 違……違……違抗命令！(衝向兵士們) 不許動！不許動！(又跑

回蘇瓦洛夫的面前。）他們都上哪兒去？

蘇瓦洛夫：哪兒去？上伊茲美爾呀！

羅登巴哈：教我怎麼回覆親王殿下呢？

蘇瓦洛夫：你跟他說，伊茲美爾已經攻下啦！（馬上消逝在兵士們中間。）

（雄壯的進行曲遠遠高奏。）

——幕——

第四幕

皇恩浩蕩

人物

羅登巴哈——現在是羅登巴哈將軍。

伏格爾。

蘇菲亞。

涅利多瓦——出入宮廷的貴婦人。

蘇瓦洛夫——現在是蘇瓦洛夫元帥。

保羅——在歷史著名的俄國瘋狂皇帝。

古太索夫——保羅的侍從副官。

全宮，保羅皇帝的接待室。牆上掛着腓特烈大王的畫像，正是柏林市長卡格孫

的書室所掛的那一幀。窗外，灰色的天幕低垂。這是陰暗的聖彼得堡的早晨。室內
 蕭澹而且冷峭。蘇菲亞和涅利多瓦斜靠在椅子裏。伏格爾站在她們旁邊。羅登巴哈
 跑進來。和伏格爾一樣，他也穿的德國式的制服。

羅登巴哈（照例口吃）元帥還沒有來嗎？皇帝閱完兵，馬上就來。

伏格爾 羅將軍，是十一點鐘召見吧？（註一）

羅登巴哈 皇帝陛下急於要召見。陛下已經問過二次啦。

伏格爾 元帥從來不遲到的。

蘇菲亞（對涅利多瓦）元帥今早就把小伏叫過去。他說，他對於皇帝這一次的召見，
 存了很大的希望呢。

涅利多瓦 皇帝當然會賞識蘇元帥的功勞的。

伏格爾 元帥的功勞，也真得皇帝賞識賞識。元帥歷來的遭遇，真是太不幸，太不平啦

……我的英雄記裏，也要把這記下來的。伊茲美爾攻下啦……你們聽（朗誦）：

【譯註（註一）：即位於一七九六年。這次召見，大約是在即位之初。是年，魯瓦洛夫六十七歲。

伊茲美爾的勝利，有如雷鳴，
使得全世界都吃了驚，瞪着眼！

蘇菲亞（對涅利多瓦）小伏的詩也寫得不壞吧？你聽，聲調兒倒是挺鏗鏘的。

伏格爾（精神地）伊茲美爾占領啦……簡直是個空前的勝利，可是，這偉大的軍人，
……偉大的軍事領袖，倒給充軍啦……充軍到北方……去建築砲台去！聽：

可是呀，戰神的亂兒却運了命運的白眼，
給充軍到北方，與磚石為隣，度他的殘生。

蘇菲亞（對涅利多瓦）小伏把這也寫了進去呢。

涅利多瓦 好極啦，好極啦！

伏格爾 我也會把皇帝陛下，我們的聖明的君主的寶貴語言，一齊也寫到我的史詩裏去。不怪我瞎說，女皇就愛聽那個波照庚親王的謠言。……啊，上帝安息女皇的靈

魂罷！

蘇菲亞 陰謀，嫉妬……波堅庚祇要在女皇的耳朵邊上一嗡嗡，元帥就失寵受辱啦。

啊，那時候，我會受多麼傷心地哭過啊……

羅登巴哈（口吃）信不信由您，我也落了好些眼淚。

涅利多瓦 可是，正義終歸是要勝利的。今上保羅皇帝，對於蘇元帥，總可以說是聖眷

正隆吧！

伏格爾 這倒是確實的。這也就正是我的英雄記裏最光輝，最燦爛的一章！

羅登巴哈 皇恩浩蕩，不會虧他的！

涅利多瓦 就元帥的功勞來說，就是受至高無上的恩賞，也是應該。他一身堆滿了光榮

的戰績呢。（此際，蘇瓦洛夫出現於室之彼端，室內的人都未注意。）

羅登巴哈 他是命運的寵兒。

伏格爾 命運的驕子！

蘇瓦洛夫（微笑走近）好運道，對的，可祇能好一天，一年。可是，我的好伏格爾，

一個人總得還有點兒本領纔行呢。（對涅利多瓦）您好，涅夫人！

伏格爾

(涅利多瓦起立致敬。蘇瓦洛夫吻蘇菲亞。)

(鞠躬，並且頰腳)可是，元帥，您，您誤會了我的意思……

(羅登巴哈對蘇瓦洛夫鞠躬，於是異常驚訝而且恐怖地注視着他。)(註二)

蘇瓦洛夫。(對羅登巴哈)什麼事？

(什麼地方，鐘鳴十一下。)

羅登巴哈(口吃)我說，元帥，我得提醒您，皇帝陛下已經下了嚴厲的旨意，可是您

您竟不顧一切，還是，還是照樣……

蘇瓦洛夫 你到底囁咕些什麼？

(鐘鳴時，台後通保羅宮的門，開了，古太索夫上。他穿着緊緊的普魯士

制服。)

【譯註】註二)羅登巴哈所以驚訝而且恐怖，是因為蘇瓦洛夫竟敢違背齊格琳琳時代的禮服，而沒有改穿保羅所規定的德國式制服。這，對於神聖賢，瘋狂，幻覺無常的保羅，也許竟等於大逆不道。保羅，據齊格琳琳自己的日記，果然說他真正的父親不是彼得三世，而是他的雙重姪爾敦可夫。但就據拜德意志民族這一點來說，他却與彼得三世是相像的。

古太索夫 御駕到！

羅登巴哈（口吃，對伏格爾，低語）蘇瓦洛夫竟敢還穿着喀德琳女皇時代的老制服呢。不得了，真不得了！

（門大開，矮小，躁急而且神經質的保羅入。在場者均連連鞠躬。蘇瓦洛夫俯首。保羅，對於其餘的人全不注意，逕向蘇瓦洛夫跑過去，擁抱他。）

保羅 啊，我的朋友！（端詳蘇瓦洛夫，從頭到腳）我真高興，我衷心地高興見到你……羅登巴哈（對伏格爾）這，這真是奇蹟！皇上竟沒有注意到制服！

（保羅示意。古太索夫，羅登巴哈，涅利多瓦，蘇菲亞和伏格爾均離室。）
保羅（稍停後）元帥，在俄羅斯歷史上，這是可紀念的一天！改革很大，前途的困難

也正多。（隱三）你就是我的手足，我的腹心。元帥，我尊敬你，爲了你的天才，你的魄力，尤其是，你的坦白，你的忠實！我周圍的人，都是些佞臣，祇會阿諛，遂

【註三】（隱三）保羅的改革，幾乎很大，在俄國史上曾留下很深的痕跡。就外交政策而言，改變喀德琳的反土

政策爲反法，聯土耳其，英吉利，奧地利等國，一同對抗法蘭西的擴張，這樣，便使俄國的影響由黑海而達於地中海東部，以至亞得利亞海；一時，連意大利與瑞士，也遍布俄國軍隊的足跡。

迎。我多麼需要一個諍臣啊，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的臂膀！……我和你，我們是以平等的地位來商討。元帥，讓我們手握着手，建立起俄國的新陸軍來罷！

蘇瓦洛夫 陛下！我的整個忠心，整個靈魂，都是爲了我的君主，我的國家的。對於我的國家，我祇有鞠躬盡瘁！

保羅 那麼，告訴我，坦白地，從心坎兒裏，告訴我……在皇母女皇陛下時代，我們的軍隊是不是有許多許多的缺點，有許多許多的不完不備？

蘇瓦洛夫 這是確實的，陛下。

保羅 參謀本部腐化……？

蘇瓦洛夫 是。

保羅 昏庸……腐敗……？

蘇瓦洛夫 確確實實的。

保羅 作戰的軍隊常常沒有給養？

蘇瓦洛夫 完全確實的。

保羅 這種種，都得改變過來，都得連根鏟去！

蘇瓦洛夫。啊，陛下！老臣悠長的一生，一直等待着這麼的一天，讓老臣終於也能對我的主上推心置腹，說出衷心的話來，言聽，計從。

保羅（握住蘇瓦洛夫的手）元帥，我知道，你對於俄羅斯國家該有多麼偉大的貢獻。皇母女皇陛下並沒有報答你的功勞。這，我也知道。所有的不平，波堅庚所有惡意的陰謀，所有的一切和一切。我都知道。……我要把皇母所積的惡果，從土裏拔了出來。我要把波堅庚精神，鏟除盡淨！我要人民，我要可以信賴的人民。……因此，我懇求見你，元帥，我要用你的光榮，來照耀我的偉大的改革！

（遠處鼓聲隆隆。）

保羅（跑到窗前）這裏來，元帥！看！多麼輝煌的行列呀！

（蘇瓦洛夫走向窗前。）

保羅（多麼優美的行進！多麼整齊！多麼威武！洛文斯基將軍領導着右縱隊。……好極啦！……）普若希拉辛斯基弟兄續神抖擻。……還有坎那彼希，好將軍！……聽，聽，那邊是林登尼爾將軍和他的部隊。……肩並着肩。……步伐多麼整齊！……還有厄森，殿後的是厄特爾。（拍着手。）左！右！左！右！左！右！左！難道這還不能令人

興奮，令人鼓舞嗎？

蘇瓦洛夫（深思）洛文斯登，坎那彼希，林登厄爾，厄森，厄特爾。（註四）好大一串的俄國將軍呀！可惜托特勒本已經成了故人，要不然，是會異常快樂的吧？祇是，爲什麼少了威斯法倫呢？

保羅 怎麼少呢？看，就在那邊。好將軍！我真不能說他壞。雖然他曾經在皇母的統治下服過役，他對我的一切改革倒是衷心擁戴的。

蘇瓦洛夫（從窗旁走回來）陛下！您既然要我完全坦白……

保羅 絕對坦白，說出你心坎上的話罷，元帥。

蘇瓦洛夫 照我看，軍隊，不光是爲閱兵，而是爲了國防的。（保羅變得沈默起來。）

陛下，這是一個老臣的謬言！早在我年青的時候，在普魯士戰役裏頭，我就明白了我們軍隊的力量，不在步伐的整齊，也不在隊形的漂亮。我們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不可以克服的力量，那就是俄國的士兵。勇敢，強悍，敏捷，這些纔是俄國戰士的真正美德。我們要教給這些士兵的，是叫他們明白他們的任務，而不是要他們

【註四】註四（這些名字，顯然都是些有偉志血統的人。）

在臨兵場上走來走去，擺空架子！

保羅 說下去，元帥。我真高興聽到這種坦白的意見……

蘇瓦洛夫 （感動）偉大的，不可以克服的俄國軍隊，如果在精神上 and 意志上更和他們的君主，他們的祖國連系起來……那麼，他們也許還有敵人，可是，決不會再有對手。我要是還能活着，看到那麼的一天，那我該是多麼幸福啊！

保羅 說罷，說下去……這對於我真是聞所未聞。……可是，偉大的戰略家腓特烈可不是這麼說……

蘇瓦洛夫 可是，陛下，偉大的戰略家腓特烈吃過敗仗，我可從來沒有敗。我們為什麼要從他學習呢？要學習制勝的戰術，我們儘有別的戰例可學……無論從俄國的，或者古代的戰史。

保羅 （倨傲地）可是，元帥，也許是我，俄羅斯的皇帝，不學無術。你難道不知道我一向就認為普魯士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

蘇瓦洛夫 陛下，請聽取一個老年人的忠告罷。我們，俄國人，是常把那些德國的戰略家們打得大敗的。我們從他們那裏，沒有什麼可學。

意新的軍令啦！

保羅 沒有什麼可學……哈！好極；好極啦！那麼，你竟是不滿意我的改革！也不滿意蘇瓦洛夫 陛下，我不是個偽善者，我不能口是心非。

保羅 （跨向蘇瓦洛夫，大怒）大胆！有胆量！哈，你原來有這麼大的野心！你把你自己的看得太大了！啊哈，我現在總看透了你了！我們原來相信你會第一個來施行我們的意旨，現在，我纔知道，你連做第末一個也不高興啦。

蘇瓦洛夫 陛下，我是照着我的內心的吩咐來說話的。陛下自己原是要我絕對坦白。

（保羅的臉面因為憤怒而變形了，他沉重地呼吸，緊握着拳頭。）

保羅 強盜！反叛！（抓住蘇瓦洛夫的衣尾。）原來就是爲的這，你……你纔不樂意穿我規定的制服……制服呀！滯意的侮蔑！竟敢拒絕接受我的改革！我看透了你了！不許你……不許你……不許你……我是皇帝……我是你的主子……我是奉天承運……我……我……

我……（聲嘶力竭地叫喊）古太索夫！派幾個人到他家裏去，給他做新制服！

蘇瓦洛夫 這實在是莫大的恩寵，陛下！我的那個縫衣兵對於什麼普魯士式的制服，真也太不明白了。而我，也真沒有辦法給他說得清楚——因爲，我生平所見的普魯士

制服，不過是那些掉轉頭飛跑的背影罷啦……

保羅 哈，你還取笑，你會說笑話！你別太欺侮我。告訴你：這已經不是普魯士制服。從今以後，這就是俄國軍隊的制服。懂嗎？

蘇瓦洛夫 懂的，陛下，我完全懂。從前，是普魯士的，現在，可是俄國的啦。

（保羅憤怒欲狂，前後跑動。）

保羅 塗粉！戴髮髮，綁辮子！你都得照樣做！

蘇瓦洛夫 （怒）陛下！粉不是火藥，髮髮不是大砲，辮子也不是軍刀！我不是一個德國人，我在俄國生，在俄國長！

（保羅幾乎頭向蘇瓦洛夫撲過來。他的憤怒已經無可抑止，到了非發狂不可的時候了。他舉起緊握的拳頭，可是，忽然翻轉脚跟，把門打得大開，衝了進去。原來在門口鎖孔竊聽的古太索夫和羅登巴哈，當保羅踢門的時候，急忙讓開。門後，在內廳裏的，是涅利多瓦，蘇菲亞和伏格爾。保羅一言衝出，對誰也不看。）

保羅的聲音 （嘶啞地）古太索夫！

（古太索夫跟着保羅下。）

羅登巴哈（口吃）反叛！聽着沒有？（跑出去。）

涅利多瓦 真是多麼辜負皇恩呀！

伏格爾 元帥，真難爲情，難爲情！唉，我怎麼辯呢。您把我的英雄記號光榮的一章弄

得黯然無色啦！

蘇瓦洛夫（對蘇菲亞）我的蘇菲，我是寧願你嫁一個更好的丈夫。……

涅利多瓦 走罷，蘇菲亞！

（蘇菲亞稍作遲疑。）

蘇菲亞 唉，老伯，果真是您的不是。小伏這一回可是說得對的。

（涅利多瓦挽住蘇菲亞的手。兩人正預備離室，恰好古太索夫出現，後面跟着

羅登巴哈。）

古太索夫 皇帝陛下的諭旨，命令蘇瓦洛夫元帥立即退役，解除職務，不許再著制服。

蘇瓦洛夫着即押回原籍康莊，永遠監視，不許擅離。命令羅登巴哈爲押解官。欽

此。（註五）

涅利多瓦 一意孤行，違抗旨意，可不是罪有應得！

(涅利多瓦，偕蘇菲亞，伏格爾下。)

羅登巴哈 罪有應得……

蘇瓦洛夫 五十年爲國勤勞，得到這麼光榮的賞賜！

古太索夫 皇恩浩蕩，加恩特許二十四小時，準備啓程。(傲然跨步下。)

蘇瓦洛夫 皇恩真是太浩蕩，可是，一個軍人哪要這麼許多時候準備？把馬車駕起來。

我馬上就走！(下)

羅登巴哈 (追蘇瓦洛夫，口吃)可……可我呢？我還一點兒都沒有準備啦……

幕

【譯註】(註五)據歷史記載，在保羅皇朝，因爲皇帝喜怒無常而受到流放的軍官及政府官吏，不下二萬。一八〇一年，保羅也正在軍人的陰謀之下，被刺而死。

第五幕
放逐中

人物

蘇瓦洛夫。

斯特帕尼達——現在是杜巴塞夫的妻。

杜巴塞夫。

尼可拉葉夫——陪審官。

伏格爾。

衛兵一。

康莊。蘇瓦洛夫的屋子。簡陋的木壁。低矮的屋頂，樸素的傢具。窗架上插滿皮袋的書籍。兩個鳥籠從屋頂垂下來。夜。燭光黯淡。外面，颶雪吼噓。蘇瓦洛夫

着襯衣，便鞋，坐爐旁，頭微仰，眯着眼，似乎是在打盹。一本書躺在他的膝上。一切靜寂。於是，在隣室裏，有人開始唱了，唱着溫柔而抑鬱的歌曲。那是斯特帕尼達。蘇瓦洛夫睜開眼，站起來，走到鳥籠那邊，困難地爬上椅子，看看籠，發覺籠子裏的鳥食已經完了。

蘇瓦洛夫 斯特帕尼達！斯姑娘！快來！

（斯特帕尼達入。）

蘇瓦洛夫 小彼得把粟米都搶光啦，小瑪麗弄得沒有晚餐呢。

斯特帕尼達 是，馬上給加上點兒。（下）

蘇瓦洛夫 自由該是多麼好……（走向火爐旁邊，坐下。）祇等太陽出來，開始溶雪的時候一到，就得把籠子打開，放它們出去啦！（凝望着火焰。）啊，多麼偉大的勝利，多麼光榮的職役呀！（拿起書來，翻開，選了一段，默讀少刻。）美極啦！米哈爾·華西列奇（註）您真有一隻偉大的筆！（唸。）

……胖特剎，如今，被趕出了你的國境，

你還能像往日一般，稱雄，稱尊？

還能夢想着你那大王的榮名？

普魯士人抗起了肩膀，拚命逸奔，

我們的砲火轟着你們的背影；

頭顱墮地，如秋風把落葉掃橫，

戰爭之神已經註定你們的命運！

勝利呀，俄羅斯的大軍，

弟兄們，勇敢前進！

聽！柏林城前，普魯士人傷心哀鳴，

雄壯的喇叭也發出了嗚咽的悲聲：

【註】(註一) 米哈爾·華西列奇·洛莫諾索夫，俄國語言的奠基者，也是在普希金以前最偉大的詩人。洛莫

諾索夫較傑瓦洛夫做年長十五歲，所以是同時代的人。後面的詩斷片，顯然是歌頌的俄軍入柏林

之後。

是說着驕傲的戰士們，四散如雲，
昔日崇拜的大王，如今一蹶不振！

多麼活潑地喚回了我的青春！……孔涅斯多夫，柏林……（註二）

（正唸着的時候，斯特帕尼達已經拿着小筐進來。她駐足諦聽。蘇瓦洛夫發覺了她的到來，如是，轉過頭來。）

蘇瓦洛夫 米哈爾·洛莫諾索夫，聽說過嗎？

斯特帕尼達 他到底是誰呢？

蘇瓦洛夫 一個偉大的俄國詩人。這是他的詩。寫得好極啦！

斯特帕尼達 （嘆息）好極啦……（爬到椅子上，想夠上鳥籠。）可是，我更愛聽您說起那些個偉大的戰役，光榮的勝利呢。從前，咱們行軍打仗的時候，那比這快樂多啦……

蘇瓦洛夫 那些個日子已經過去啦，斯姑娘。如今，我祇跟油塘裏的魚打仗，我的最

【註五（註二）參見序卷註一。

讓的行軍祇是到樺樹林那邊，又打回頭。或者，有時，出去採採野莓子或者漿果，也算我的遠征罷……

（杜巴索夫入。）

斯特帕尼達 也許，這樣還要好一些呢，先生。如今，您也當真需要和平和安靜啦。您到底也不能像往日那麼年青……

蘇瓦洛夫 （以突來的精力，站起來）胡說！誰需要和平和安靜？那決不是我，決不是我！

斯特帕尼達 （驚愕）可是，是您自個兒這麼說過的……

蘇瓦洛夫 我？決沒有！出去！快出去！（斯特帕尼達倉皇念出。）哈……和平和安靜！……說我需要和平和安靜！

杜巴索夫 您安靜點兒罷，先生，別理會她！女人的舌頭，總愛擺來擺去的。……我們偉大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我們……（突然停住。）

蘇瓦洛夫 什麼事，老杜？

杜巴索夫 還不是那個傢伙，又來啦！說要見您。

蘇瓦洛夫 嚙，天，又來啦。（以顯然的努力凝聚精神。）讓他進來。

杜巴索夫 是。可是，要依我的話，我就……我就對他……

（進來一個腸肥腦滿的傢伙，皮衣，皮靴，皮帽。這是陪審官尼可拉葉夫。）

尼可拉葉夫 （脫下帽子）晚安，蘇先生！久來攪您，真對不起。可是，偶然散步到這

邊來，從窗戶裏看見還有燈光，我就覺得，非拜訪您一下纔像個鄰居的樣子……

蘇瓦洛夫 這樣的夜晚，真是散步的好時候。

尼可拉葉夫 這，這，不錯，的確是有點兒晚啦，而且，風雪也大。……可是，我覺

得，無論怎麼樣，管它是雨是雪，我想得來表示一下我的敬意。我想，蘇先生總會

樂意見到我的。

蘇瓦洛夫 我太樂意了。

尼可拉葉夫 我知道的。……今晚晚上，我給您帶了一點兒您想不到的禮物來。……請

讓我把外衣先脫下，我馬上就告訴您！（脫衣。）

（杜巴索夫取衣離室。）

尼可拉葉夫 蘇先生，我給您帶兩封信來啦。一封是您小姐的，另外一封，是您的好朋

友的。

蘇瓦洛夫 拿過來！

尼可拉葉夫 (拿出兩封信來) 波羅維契夫的郵局長要我馬上交給您本人。

蘇瓦洛夫 (端詳着信封) 這一封當然是我的女兒的，明明白白地寫着：娜達霞。蘇瓦洛夫華寄。可是這一封……你怎麼曉得是誰寄來的？

尼可拉葉夫 (以咳嗽掩飾窘態) 啊，誰說我曉得？……我不過是亂猜罷啦……

(蘇瓦洛夫繼續檢視信封。)

尼可拉葉夫 (走到火爐旁邊，拿起蘇瓦洛夫適纔讀的書來) 您對於作品倒是很感興趣的。讀書呢。(翻開書頁。) 哦，米哈伊·洛莫諾索夫……了不起的作家。

蘇瓦洛夫 先放到茶爐子上一烘……把小刀烤熱……看，火漆已經弄出形迹來啦。可

是，幹嗎這麼費事，烘什麼，烤什麼呢？……拿起來，乾脆扯開，不就得了嗎？……

尼可拉葉夫 您說什麼，我親愛的先生？

蘇瓦洛夫 看別人的信件，倒真是頂有趣的職業。

尼可拉葉夫 我不懂您說的什麼，先生。

蘇瓦洛夫 我的陪審官先生，你這裝樣子幹什麼？不要臉！

尼可拉葉夫 對不起，蘇先生，我已經不是陪審官，我是個正式的推事啦！

蘇瓦洛夫 哦？那嗎，又升啦？

尼可拉葉夫 是的。

蘇瓦洛夫 請問，爲了什麼功勞呢？

尼可拉葉夫 (窘狀) 爲了過去的功勞，先生。

蘇瓦洛夫 簡直不是爲了現在的功勞嗎？

(尼可拉葉夫做出一個手勢，表示不懂蘇瓦洛夫的意思。)

蘇瓦洛夫 (諷刺地微笑) 官升得不算大，可是，這種工作也不算怎樣困難呀。

尼可拉葉夫 您今兒老愛打些個隱謎，教人猜不透您的意思。

蘇瓦洛夫 很好，很好，照這樣幹下去，保你不久還要步步高升。

尼可拉葉夫 好罷，蘇先生，我得去啦。……我不想多打攪您。可是，您如果肯賞光到

……會下來走走，那我可真高興極啦……

蘇瓦洛夫 您可是沒有請我到我的會下茶，我知道你不用請。

尼可拉葉夫：「可是，我總是高興有機會見到您。」

蘇瓦洛夫：「嗅覺還得更靈敏一點兒——監視還得更嚴厲一些！你不知道嗎？蘇瓦洛夫是世界上最壞的壞蛋，是強盜，是反叛呢！」

（尼可拉葉夫已經走到了門邊，聽見這話，又扭了轉來。）

尼可拉葉夫：（跑到蘇瓦洛夫面前）「老傢伙，你罵人罵得太夠啦！你簡直不識好歹！羅登巴哈大將軍是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過你：皇帝陛下的命令，退役元帥蘇瓦洛夫伯爵，不得接見任何客人，也不許拜訪任何朋友！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嗎？可是，我問你，你是不是跑到二十里外魯潘狄娜太太家裏去過？呢？你是不是把她請到你家裏來過？呢？你以為我不知道，以為我沒有看見？我什麼都注意着的，祇是，不做聲罷啦。我饒恕了你，可是，你這是拿什麼來報答我？老東西，賞臉你不要臉！」

（走出去，把門確然帶上。可是，一會兒，門又開了。）

尼可拉葉夫：（指着蘇瓦洛夫的頭）「你給我小心點兒！你敢再跑到任何地方去！不許離開康莊一步！不許接見任何客人！（下。）」

（蘇瓦洛夫不作回答，祇是木然站立。）

蘇瓦洛夫 蘇瓦洛夫，你，你竟是落到了這種地步嗎？……（沉重地呼吸。走到窗邊，借着燭光，把信拆開來。）……啊，娜達霞，我的小女兒。（默讀片刻，於是，讀出聲來：）「我親愛的爸爸，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這麼憂愁。長久的別離，沈重地壓在我的心上……」（嘆息。又默讀片刻，於是，高聲：）「我又上了一次請求書……可是，他們又拒絕了我的要求……」（放下信。）他們竟不讓她到我這兒來。啊，我的娜達霞，也許你的爸爸竟是一個萬惡不赦的罪人，所以，連他親生的女兒也不許來看他一看啦。（繼續看信。他的嘴唇微顫。忽然，以拳擊桌。）啊，女兒，這就是你傻，你太傻啦！你怎麼可以不得到許可，就冒險跑來看我呢？你會自討苦吃，我的小娜達霞，而且還不知道要伊於胡底！明天就得寫信她，禁止她冒這麼大的危險。連想也不能那麼想。（把信放過一邊，拏起另外的一封來。）我認識你的字迹的，庫杜索夫。你好哇，朋友！（看見爐火已經將熄。）我認識姑娘！給火裏頭加點兒柴，火快滅啦。（開信。）

（斯特帕尼達入，疾忙整理火爐。）

斯特帕尼達 我不是說過別讓他進來嗎？……可是，偏不依我的。現在，把一大家子都

弄得不高興，抓着他的鬚子就給摔下樓去，怕摔他不死！混蛋！

蘇瓦洛夫夫（沒有注意到斯特帕尼達的話）是的，庫杜索夫……命運的女神已經對咱們俯翻白眼啦。……他們不高興我們。……巴格拉雄也很不得志啦……而你，你祇是在浪費你的才能。……如今，蓬翅拍馬變成了美德，而才能和軍功，反而成爲下賤

啦……朋友，這都是我們的不是。……（看信。）你說起擊破雷。朋那帕特嗎……確實，擊破雷也太猖狂……照這麼下去，不久以後，他就可以開始威脅我們的國家啦。（從桌上拿起皮包，把信都裝進去。）時代的信號。……誰知道呢，也許祇

有你伏握的老馬蘇瓦洛夫夫，仍然配得上成爲國家的干城吧……

斯特帕尼達 看他那神氣，好像他血管裏的血都是青的呢。混蛋，狗！

蘇瓦洛夫夫 你在那兒嘮叨些個什麼？

斯特帕尼達 還不就是他！……我是再也不能放他進來的！

蘇瓦洛夫夫 你不放誰進來呀？

斯特帕尼達 他，就是他……

（門忽然自開，尼可拉索夫突入室。他連帽也不脫。）

尼可拉葉夫 好，你真有種，硬幹啦！我不是說過絕對的禁止嗎？可是？不然？硬要

隨你自己的高興！搗！他們來啦！是你請他們來的。有種呢！好，看你迎接你的

客人……

斯特帕屈達 哎呀，簡直是搗也搗不脫，死纏着沒有完啊！

蘇瓦洛夫（對尼可拉葉夫）你到底嚷些什麼？把帽子給我取下來！……你說些什麼

呀？什麼客人！

尼可拉葉夫 你還裝傻，還來問我？你當然比我知道。聽！

（雪橇的鈴聲，愈來愈大。）

尼可拉葉夫 就要來啦！客人們！當然是你請來的！這一回你可騙不了我！

蘇瓦洛夫 滾出去，狗東西！別讓我發了脾氣！

尼可拉葉夫 叫我滾，好，我就滾。（威脅地）可是，我轉來的時候，怕就不祇是我一

個人！這是你自作自受，你怨不了誰！（下。）

（鈴聲已近。）

蘇瓦洛夫 真的，真有誰來啦！難道竟是娜達霞？啊，斯姑娘，我真不相信。……可憐

的小鄉遠處，你會受怎樣的罪……祕密警察會怎樣折磨你，讓你連心也嘔了出來的啊！

（雪橇的鈴聲已經停止。）

蘇瓦洛夫 快擊蠟燭開門！

（斯特帕尼達抓起一隻蠟燭，跑出去。在門後，聽見她的聲音喊叫：「老杜，把門開開，咱們有客人來啦。」蘇瓦洛夫一人留在室內。……他神經質地來回踱着，在神像底下畫了十字。他豎起耳朵來，諦聽外面的聲音和響動。聲音和響動漸近。老杜和斯特帕尼達手擎蠟燭，走進隱室。後面跟着一個高大的人，穿皮大衣，戴皮帽，全身滿布雪花。蘇瓦洛夫凝神注視。他並認不出拜訪者來。他佇立期待。常來客脫去帽子，從大衣裏面浮現出來的時候，蘇瓦洛夫這纔認出了伏格爾。伏格爾走進內室來，後面跟着老杜和斯特帕尼達，手擎蠟燭。）

伏格爾（衝向蘇瓦洛夫）啊，蘇老伯！

蘇瓦洛夫 你！……我簡直沒有想到是你！

伏格爾（握手）日以繼夜，風霜雨雪，我坐着郵車，拚命趕……爲了要讓這快樂的時

刻，早早降臨。現在，終於……

蘇瓦洛夫 真的，這真是大大的出乎意料……難道你竟不怕？也許，你已經得到許可？

伏格爾 （搓着手）蘇老伯！誰管它許可不許可！我不在乎這些！哪怕受那最可怕的刑

罰，哪怕他們把我用鎖鏈纏起來，或者威嚇我要把我充軍到西伯利亞……

蘇瓦洛夫 很顯然，他們並沒有這麼威嚇你。

伏格爾 ……無論怎樣，我也要來的。

蘇瓦洛夫 啊！

（老杜和斯特帕尼達燃起燭台上的蠟燭，於是，全室通明。兩人同下。）

伏格爾 蘇老伯，我給您傳聖旨來的。

蘇瓦洛夫 你該早講。

伏格爾 （解開制服，取出諭旨，一揮之下遞給蘇瓦洛夫）此諭蘇瓦洛夫元帥！

蘇瓦洛夫 （退後一步）您送錯了人啦，我的先生！

伏格爾 不，不……就是給您的，給您的！

蘇瓦洛夫 不可能……元帥該指揮軍隊，可是我，我是在森林裏頭種樹呀！受人監視，

受人侮辱，過的是囚犯的生活！

伏格爾 老伯！您瞧，聖旨上明明寫的是「元帥」。皇帝陛下召您呢！

蘇瓦洛夫 我不能奉召。

伏格爾 您的軍隊等着您！弟兄們，您的弟兄們，盼望着您呢，老伯！

蘇瓦洛夫 （來回踱着，終於停止）他們現在還要我幹什麼呢？

伏格爾 聖旨在這兒，您瞧……

蘇瓦洛夫 （舉過諭旨來，但並不立即開拆）先聽聽你說什麼罷。

伏格爾 擊破崙。朋那帕特將軍已經佔領了尼德蘭……

蘇瓦洛夫 我知道……

伏格爾 意大利……

蘇瓦洛夫 我知道。

伏格爾 他已經侵入瑞士……

蘇瓦洛夫 這，我也知道。

伏格爾 擊破崙。朋那帕特始終勝利一天比一天增加。他的兵力一天比一天強大。不久以

後，他就要開始侵略我們的國家！

蘇瓦洛夫夫（沈思地）年青的後生，初生之犢！他也太猖狂啦。正該有誰出來，給他一個教訓！（註三）

伏格爾：「那不能是別人，非您不可！」

蘇瓦洛夫夫：「雄辯始終是你的最大的美鑽，我的伏格爾！（拆開封套，把諭旨遞給伏格爾。）好罷，我們聽聽他們對於像我這樣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子竟會說些什麼來。」

伏格爾（先咳嗽一聲，於是擺起演戲的姿態來，用極其莊嚴的聲音宣讀）：「皇帝詔曰：國家多故，君其勿念舊隙。皇天其恕有罪者……」

蘇瓦洛夫夫：「皇天其恕有罪者！也許……」

伏格爾：「鑒於歐陸現勢，法寇猖獗，皇帝為社稷計，並代表維也納之宮廷，特異君以統率我俄與聯軍之重任。（註四）茲召君來京，即日率師馳赴意大利之戰場。師行在即，君其勿延。皇帝重君為百戰名將，威震遐邇，國難方殷，思君如渴。……」

蘇瓦洛夫夫：「國難方殷，思君如渴？當然！」

伏格爾：「君其其隨時觀，仰報聖眷！欽此！」（註五）

蘇瓦洛夫 事實終是最好的真理！要我來「共體時艱，仰報聖眷」。聖帝多麼崇隆！專
恩該多麼浩蕩……（稍停）不！我不能去！我不能用普魯士人的辦法作戰……總而
言之，我不高興去。

伏格爾 皇帝陛下有過旨意，說戰爭的指揮完全由您作主；「爾以外，將軍制之。」
蘇瓦洛夫 啊，原來是這麼的？情形竟有這樣的不同？

伏格爾 老伯！俄羅斯的存亡和祖國的興廢，都是千鈞一髮！

蘇瓦洛夫 （慚慚）帶住你的舌頭，你這老鴉！難道我自己還不知道？我們的弟兄們需
要我，我的祖國需要我……（稍停）把你的雄辯的口才收拾起來罷。你以為我是一
個怕羞的處女，要你來一套花言巧語的情話？

【譯註】註三）這時候，拿破崙自己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埃及遠征，還沒有回到歐洲來。

（註四）保羅和奧國的同盟，馬上證明是一種幻滅。奧地利雖然是最先受到拿破崙侵略的，可是對於國
盟並不忠實。倒是保羅，於拿破崙遠征埃及期間，反而大費了氣力，一七九八年以羅海艦隊遠
征尼爾海峽出地中海；翌年（一七九九）更派蘇瓦洛夫率陸軍赴意大利。

（註五）因為翻譯上的方便，驗旨並沒有絕對依據原文。

伏格爾 那麼，你到底怎麼決定的呢？

蘇瓦洛夫 還要什麼決定？我馬上得收拾動身啦。老杜！

伏格爾 天上的安琪兒也得給您歌頌啊！

（門進開，尼可拉葉夫衝入，後面跟着衛兵。）

尼可拉葉夫 入跑到哪兒去啦？（看見了伏格爾。）啊哈！在這兒呢！（對衛兵）抓起來！

伏格爾 （對蘇瓦洛夫）這是怎麼回事？

尼可拉葉夫 你想擊老虎皮來嚇我嗎？噫！我要把你送到聖彼得堡去！我得擊個囚籠把

你檻起來！曉得嗎？（對蘇瓦洛夫）說到您麼，老東西……

伏格爾 （走向尼可拉葉夫）你在跟誰說話，你這狗！

尼可拉葉夫 狗？是你說的？好，你記着！你看看誰是狗！

（老杜入，後面跟着斯特帕尼達。）

伏格爾 你跟誰說話來，你這流氓！你可知道，這是蘇瓦洛夫元帥呢！

尼可拉葉夫 不錯，元帥！早傾教過你們的元帥啦！（對衛兵，指伏格爾。）把他綁

起來！

伏格爾 滾開！

蘇瓦洛夫 （把伏格爾推過一邊）伏格爾，別着急。別忙。這也用不了多少的時間。

（對尼可拉葉夫）朋友，這邊來！來呀！別害羞……

尼可拉葉夫 給我玩什麼傻花樣兒呢？

蘇瓦洛夫 ……把你的眼睛朝這兒看！

（蘇瓦洛夫把諭旨遞到尼可拉葉夫眼前。尼可拉葉夫一看，臉色逐漸蒼白，手是開始戰慄。念咒下去，愈變矮了，等到看完，已經完全跪下。）

尼可拉葉夫 饒！饒命哪！

（衛兵看勢不佳，溜了。）

蘇瓦洛夫 起來！（走過去，把背對着尼可拉葉夫。）

伏格爾 真教人作嘔！

斯特如尼達 快求呢！快告哀憐！快磕頭罷！磕響頭！碰地板！還得碰響點兒，你這王

八，你這癩蝦蟆！

伏格爾 （對尼可拉葉夫）滾出去！

（尼可拉葉夫頭三倒四爬起來，完全口噤目呆了。斯特帕尼達向他衝過去。）

尼可拉葉夫 請您不必費心……（躊躇着走到門口。）

斯特帕尼達 縮頭烏龜！沒出息的王八！王八！王八！

杜巴索夫 哎，哪像個女人！……

尼可拉葉夫 饒！饒命哪……（從門口發推出去的時候，口裏還不清不楚地喊着：）

饒！饒命哪！

斯特帕尼達 （很命把門一推）給你個教訓！

蘇瓦洛夫 （轉過來）老杜，把咱們的東西收拾收拾。咱們天明就出發。

杜巴索夫 到彼得堡嗎？

蘇瓦洛夫 到彼得堡，還一直去到世界的盡頭！咱們又打仗去啦，老杜！打仗去呢！

杜巴索夫 （大興奮）烏拉！打仗去啦！着啊，元帥，打仗總是咱們的本行！烏拉！

——幕——

第六幕 意大利的陽光下

人物

蘇瓦洛夫。

辛涅尼可夫。

卡利奴西金。

斯特帕尼達。

伏格爾。

杜巴索夫。

巴格拉維(彼得)——親王，將軍。蘇瓦洛夫的主要幫助。

奧國軍官一。

兵士們，軍官們。

意大利。諾威小城附近，俄國軍隊的露營地。耀目的白帳幕一望無際。蘆葦叢生的砂洲。破船，船頭在水中，船尾在岸上，擱在砂洲上。船上坐着伏格爾，手握釣魚桿。一位奧國軍官和他在一起。他們正低聲談話。砂洲岸邊，爲蘇瓦洛夫的營幕。午後的陽光照耀在深藍的天空，異常燦爛。幕啓時，有軍樂隊的演奏聲，「烏拉」的高叫聲，和極大的喧嚷聲。從一排一排的帳幕後面，出現着二羣一羣的兵士們，擠滿舞台。他們把蘇瓦洛夫高舉在他們的肩上。蘇瓦洛夫全副戎裝，佩綬帶。感激的心情浮現在他的臉上，使他的臉面變爲蒼白。軍官們也和兵士們攪合在一起。大騷興。兵士們的帽子高擲入雲。他們把蘇瓦洛夫放下來，放到他的營幕前面。(註一)

蘇瓦洛夫：謝謝！謝謝，孩子們……我不配受這樣的光榮。(稍停)我勇敢的弟兄們！

……我衷心感激你們；我知道，我的努力沒有落空。我不能想像還有比這更大的酬勞，比這更高的榮譽。這些，我要永遠紀念，直到我死……

辛涅尼可夫 不，元帥！幹嗎說到死？您得活一百歲！

蘇瓦洛夫 哦——哦。對。老年人不見得就死，年青人也不見得就活着。現在，果然不是想到死的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多得很多……還有偉大的試驗在我們的前頭！

聲音 我們會跟着您到天邊地極！我們準備好囉！

蘇瓦洛夫 孩子們，祇管相信我。我們曾經在二塊兒做過偉大的事業，二得過偉大的勝利！拿破崙想佔領意大利，化費了兩年，可我們兩個月就把他們趕跑囉！這就是光榮！這就是勝利！全世界都瞪着眼睛看我們！我親愛的孩子們……（稍停）無論在怎樣嚴重試驗的時候，我也決不拋棄你們。（稍停。）

【譯註】註一（一七九九年，蘇瓦洛夫率軍入意大利，以短短兩月時間，底定全境，驅法軍入瑞士。時拿破崙遠在埃及尚未歸來，法國在歐洲由拿破崙所發的新領土，一時幾因之全部瓦解。短時期內而有如此偉大的成就，真可以說自從凱撒的時代以來，在意大利從來未曾見過的。是年，蘇瓦洛夫七十

(兵士們向蘇瓦洛夫夫擁擠去。)

卡利奴西金：老元帥，祇要我們還活着，我們總會站在您旁邊的……

蘇瓦洛夫夫：謝謝你，卡利奴西金。我知道你會，你們每一個都會。

斯特帕尼達：(從驚喜出來)好啦，弟兄們。元帥該休息啦。主其年紀呢……

兵士之一：這時候他該高興的，可是看他老家人的眼睛反而有些憂愁……

辛涅尼河夫：他當然也疲倦啦。

(兵士們散開。)

斯特帕尼達：(輕聲對蘇瓦洛夫夫)元帥會有人要見您。等了好一會兒工夫啦。

蘇瓦洛夫夫：(轉頭)……

斯特帕尼達：(轉頭)……

蘇瓦洛夫夫：哦，是勃……我個沒有想到他來得這麼快……

蘇瓦洛夫夫：(對勃)……

蘇瓦洛夫夫：請進來……(對斯特帕尼達)告訴傳令兵，請巴格拉維奇將軍……

蘇瓦洛夫夫：請進來……(對斯特帕尼達)告訴傳令兵，請巴格拉維奇將軍……

（蘇瓦洛夫和奧國軍官進入營幕，杜巴索夫從營幕出來，手裏提着水壩。）

斯特帕尼達：（對杜巴索夫）人家把他扛在肩上，到處跑。今兒，是弟兄們這麼做，昨

兒，連將軍們也這麼做呢。

杜巴索夫：好嗎，這麼幹下去，咱們的腿許會連走路也忘記怎麼走啦。

（斯特帕尼達下。杜巴索夫走向小船。）

杜巴索夫：剛剛是那些兵大爺們亂嚷亂叫——把魚都嚇跑啦；這會兒，偏你又闖上來。

伏格爾：您以為魚在水底下也會聽聲音嗎？

杜巴索夫：去你的吧。杜巴索夫轉身欲去，伏格爾注意到杜巴索夫的口袋裏有一個瓶子突

然跳出來。喂，你口袋裏裝的什麼？

杜巴索夫：（突然抓住瓶頸）哎呀……哎呀……這個呢……

伏格爾：（把瓶子丟在地上）不過是點兒意大利酒……（擰了攪線，又拋出去。杜巴索夫豫備要去。）

（稍停）就在這兒打水不是一樣？（杜巴索夫爬上小船。伏格爾給

（譯註）註三：杜巴索夫當日從俄軍被俘後的最重要將領之一，與庫拉索夫齊名。賈拉布倫，奧斯忒里

亞，亞多，亞里德爾。波羅底諾各次重要戰役，都會參與。一八一二年於波羅底諾一役受傷殉難。

他挪出地位來。老實說，這麼亂嚷亂叫，成什麼體統？當然，我並不是說元帥夠不上一個偉大的軍事領袖。元帥的職績，我就得忠實地記錄到我的英雄記裏去。可是，幹嗎跟些天兵們攪到一塊兒呢？擗不起，這我就不懂。（杜巴索夫默然，祇把水桶浸到水裏去。）在我們的司盟軍裏頭，別人與國軍隊裏頭，就完全不作與這一套。

杜巴索夫（別人與國軍隊也就不作與打勝仗。）

伏格爾（別瞎扯，老杜！別人是我們的同盟，我們的最好的朋友呢。）

此時，與國軍官從營幕出來。他對伏格爾點頭示意，伏格爾也揮手作答。）

杜巴索夫（跟這種朋友打交道，您睡覺的時候還是把眼睛睜開一隻，瞧着點兒的好！）

伏格爾（什麼話！你簡直不知道你這話多輕多重。（杜巴索夫默然。）你該不是存心這

麼說的吧，呢？該又是多喝了一杯吧，是嗎？

杜巴索夫（這就可見您已經把特別比亞的那回事忘啦，我的先生。咱們不是在特別比亞

一連三天血戰？大砲震聳了耳朵。比人間地獄還不如！可是，他們的那位麥拉將軍

呢？你說他幹什麼來？就是一個勁兒喝茶！我記着的，一口氣喝了二十八壺！他那

「一師大可就連腿也壓根沒抬一抬。」

伏格爾：「唉，老杜，你這話多不通！如果他那一師沒有動，那就是說，動的時候還沒有成熟。那也就是說，別人麥拉粉軍有別的計畫。……別人與國將軍們盡是大名鼎鼎的戰略家。他們把什麼事都豫先研究好的。從來就不做無計畫的事。說回來，咱們元帥，也不能不說就差在這一點上。」

杜巴索夫：「什麼？差？咱們元帥的計畫差？」

伏格爾：「得啦，得啦！別發脾氣。可是，咱們元帥作戰就沒有計畫，全世界都知道的。杜巴索夫：「不管它全世界是怎麼知道的，可是咱們知道的就完全不同。」

伏格爾：「（譏嘲）這麼說起來，您杜老兄一定是別有所知囉？您也許會告訴我，元帥也草天翻，也擬計畫吧？」

杜巴索夫：「哼，也許。」

伏格爾：「哦，老杜，老杜。你在這了一輩子，終歸是個蠢才，蠢才！」

杜巴索夫：「元帥常常深夜還坐着……」

伏格爾：「他睡不着嗎，當然就坐着。（杜巴索夫冷笑。）我說，老杜，別吹牛。元帥的

任何文件。我背都背得出來！可是，我敢担保，他就沒有計畫！（稍停）他總不能把計畫藏在靴子裏吧！

杜巴索夫 不能藏在靴子裏，就不許他藏在皮包裏！你呀，你這個著名書記，你睡在鼓裏呢！

伏格爾 混賬！酒瘋子！跟這種字混賬，就根本不能說上一句好話。讓他隨便一點，他

就爬到你頭上來啦！完全不懂得尊卑上下！你可知道你在和誰說話？

杜巴索夫 您——您得啦罷……（拿起水桶下。）

伏格爾 啊哈！這一回你可上鉤了吧！（揚起線來，一尾魚掛在鉤上。）（註三）

杜巴索夫（又回來）您還在寫您那英雄記嗎？

伏格爾 在寫。

杜巴索夫 也寫我的嗎？

伏格爾 有時也寫進去。

杜巴索夫 那麼，我告訴您，這麼寫罷：老杜者，酒瘋子也；老杜者，大飯桶也……可

【註三】（註三）伏格爾的話，是有雙關意義的。

是，要是誰敢當着老杜說元帥差勁，說元帥沒有計畫之類……之類的狗屁，那麼，老杜……老杜……老杜就要抓着他的頸子，把那些狗屁塞回他口裏去！

伏格爾（處之泰然）當然我要寫下的：老杜者，酒瘋子也；老杜者，大飯桶也……對嗎？

杜巴索夫（憤怒地）我給你說出好的來呢——可是，我怕又嚇跑了你的魚。（下）

（巴拉拉雄入。伏格爾跳出船來，趕前敬禮，並陪在旁邊，一齊走着。）

伏格爾 歡迎之至，巴將軍！元帥等您好半天啦，着急得很呢。今天可真是偉大的一

天，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揭開營幕入口的幔子。）

（蘇瓦洛夫在幕內，正坐在桌旁，以手捧頭，研究着文件，幔子一直開着。）

巴拉拉雄 您乏啦，元帥。可是，您的勝利真可以說是無可比擬。自從凱撒的時代以

來，在意大利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偉大的光榮。一位軍事領袖，被他的部隊熱烈歡

迎，被他的兵士擁在肩上，這種無上的光榮，正是您的勝利所應得的酬報！

（伏格爾已經回到小船，繼續釣魚。）

蘇瓦洛夫 等等，巴拉拉雄。這不是慶賀的時候。我已經得到惡劣的消息。皇帝的命

旨，命令我們在兩天以內向瑞士進攻。

巴格拉維 怎麼？竟不顧您的反對嗎？

蘇瓦洛夫 他們什麼時候顧及過我的反對？命令要領要我們向瑞士前進，會合棧司基，

科薩可夫和卡爾大公的軍隊。（註四）詳細計畫已經送到了，是我們的奧國友軍起草

的。就是這個！從來未有的最莫名其妙，最可鄙的計畫。

巴格拉維 （把計畫略一瞥視）怎麼辦呢？

蘇瓦洛夫 巴將軍，先聽我的意見。以後你自己再考慮。我聯定這個計畫絕無實現的可

能，而且對於俄國軍隊，簡直是自投羅網。拿破崙的大將瑪塞納不會等我們合圍。

我們還沒有達到目的以前，科薩可夫的軍隊早會給殲滅了。這時候，你記着我的話

罷，卡爾大公就會自動退却，拆我們的台。那時候，就會贖下我們一支孤軍，對付

比我們四倍優勢的敵人。而且，在那裏，全是叢山峻嶺，深溝低谷，一夫當關，萬

軍難敵。（註四）棧司基、科薩可夫率領的是俄國軍隊；卡爾大公則為當時奧軍總司令，在拿破崙戰爭時代，是

有名的常敗將軍。這一次的計畫，表面上看來，倒很像是想以卡爾大公與蘇瓦洛夫會師於瑞士，

殲滅瑪塞納，但實際的結果却完全不同。奧軍在這次戰爭中，行動遲緩，而且幾乎未遂戰國便自

動退却。

夫莫開。我們逃也逃不了的。巴將軍，嚕，精透啦！我們就被陷到天羅地網裏。除了等待敵人殲滅，沒有別的路。

巴格拉維 那麼，難道俄國的軍隊，要替英法將軍的錯誤，償付血債嗎？

蘇瓦洛夫 錯誤，你說了，我可絕對懷疑這是什麼錯誤。這計畫確是用盡心機弄出來的。

（簡直夫衣無聲，無聲可變。這是我的意見。）

巴格拉維 難道竟是一類陰謀？

蘇瓦洛夫 你覺得很奇怪嗎？巴將軍？難道你竟忘了我們所要應付的過關？同盟國

也許吧，可是，祇是名義上的同盟國罷了。他們妹姑俄國的成功，他們祇好從重慶

謀，因為他們是天生的陰謀家。他們是朝夕祝禱着蘇瓦洛夫去的覆滅。就是弟兄們的

血流成河，他們也絕不顧惜的。

巴格拉維 這真是最卑鄙的背信行為！我們得把它宣布出來，向全世界把它暴露出來。

（漸暗。南方意大利的夜幕，迅速地垂下來。）

蘇瓦洛夫 （點燃煙燭）你還年青，巴將軍。（註五）因此，你就憤憤然啦。公幕露出來

【註五】註五是年，巴格拉維曾三度回蘇，他和蘇瓦洛夫在柏林時相差不遠。

……請問，我們向誰去暴露？我們祇是孤身另地處在黑暗的森林，有成羣的豺狼在我們四圍咆哮！

巴格拉維 那麼，我們就得辭職！馬上辭職！一刻也不能就誤！我馬上親自飛稟回彼得

堡，把辭職書扔到他們臉上！他們不會接受嗎？您以為怎樣？

蘇瓦洛夫 嗯，問題就在這裏。

巴格拉維 他們不會接受嗎，您是說？

蘇瓦洛夫 不，問題就在這裏——他們不會不接受嗎（稍停）巴將軍，你這年青。他們不過隨便派誰來接替我就是啦。這麼一來，我們的軍隊也就完啦，無問題地，完啦！……我怎麼能拋棄我的弟兄們，我的勇敢的戰友們，我們那些個今天還把我扛在肩上的孩子們呢？不！誓可死！

巴格拉維 那麼，就沒有希望啦？

蘇瓦洛夫 我們得集合我們一切最後的。可能的手段，策定一個計畫。動作迅速，絕對機密——這是我們成功的唯一希望。我們得取最短的途徑突破……迅速擊退連隊……通過阿爾卑士山。出敵不意，攻其不備。在瑪塞納的背上予以猛烈打擊

擊。(註六)……這是我們惟一的戰略。去罷，巴將軍！(吻巴格拉維。)你和庫杜索夫——既有你們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如果我有不幸，你就得代替我，指揮我們的軍隊。(稍停)今晚不要睡覺。想一想，明天再來見我。

巴格拉維 您是我們惟一的希望，元帥。您得把俄國的軍隊救出來！

(他們相互擁抱。巴格拉維下。蘇瓦洛夫揩乾眼淚，倒到行軍牀上，以手捫着眼睛。稍停。伏格爾提着水桶，進到帳幕裏來。)

蘇瓦洛夫 (並不回頭) 誰呀？

伏格爾 是我，元帥，是伏格爾。一會兒就出去。我給您送了點兒魚來。……

蘇瓦洛夫 什麼魚？

伏格爾 會兒在砂洲上釣了幾天的魚。因為我知道您一向是愛吃魚羹的……

蘇瓦洛夫 去，去！現在，我連一點兒想吃魚羹的意思都沒有啦。(疲倦地監視伏格

爾)

【註六】(註六)亞爾斯達隘口，越阿爾卑士山入瑞士，這是戰爭最後的越阿爾卑士山入意大利，這更難心動

的勇敢。但這種英勇的作戰並沒有給奧地利以任何感動。奧軍始終還是按兵不動，而俄軍則作

了偵察。

爾。伏格爾，你已經有點肥肥胖胖的樣子啦。你已經很有點兒像你那舅舅啦。

伏格爾 我就出去。因為我不敢攪您。可是，我得把這點兒魚留在這兒。我請您接受我的這分誠敬的禮物罷。整天，我坐在砂洲……我忍着；元帥他老人家這麼大年紀，遠征異域，而且是軍容旁午，平素又是那麼愛吃魚羹的……

蘇瓦洛夫 得啦，別打攪我，出去！……不，等等。把我的皮包給我……就在那邊桌上……

（伏格爾拿過皮包來。那正是在康莊的時候蘇瓦洛夫將女兒的情藏在裏面的那個皮包。）

蘇瓦洛夫 好，去罷！

（伏格爾鞠躬，退，沒入黑暗裏了。）

蘇瓦洛夫 （從包皮裏拿出一個鈔本，翻查了一會兒，於是，放過一邊。稍停。）對，這是最後的決定！（起立，放下門簾。）

（野營已經入睡了。昏夜之中，白色的帳幕依稀可辨。祇在蘇瓦洛夫的帳幕裏，燭光仍然閃灼。）

第七幕 鬼魂橋

人物

巴格拉維。

應孫諾夫。

米羅拉多維奇。

杜巴索夫。

斯特帕尼達。

蘇瓦洛夫。

伏格爾。

兵士們，軍官們。

阿爾卑斯山。聖芳濟派修道士的禱堂。傾斜的小屋，生了綠苔的木板，不窗，暗澹的玻璃。長凳沿牆排成行列。粗製的桌子。牆角掛着耶穌受難圖。黎明之前的一小時。一隻蠟燭插在瓶頸，以微動的微光照耀屋子。薩孫諾夫曲肘爲枕，靠椅桌上，睡熟了。牆角上坐的是米羅拉多維奇將軍，也睡熟了。兩人均不時睜一睜眼睛，空洞地瞪一眼，於是，又倒頭睡下。杜巴索奈也倒在也許是在修理的雙軌上，打盹。祇有巴格拉維一個人，似乎清醒。他把手勢在背後，來回踱着。窗外，有喧聲和壓抑着的聲音。那是部隊在那裏。(註一)

巴格拉維 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譯註】註一 孫瓦洛夫率領全軍，乘巴勝利通過羅文納隘口，進入瑞士，到邊敵軍背後，但因計畫洩漏，功敗垂成，反被瑪麗的包圍於阿爾卑斯山地。計畫洩漏者，即爲同盟的奧軍與俄軍內部的內奸，這，即在俄國官方的歷史上，也不諱言的。保羅本人對此也十分明瞭。孫瓦洛夫突圍返奧地利，回到俄國。而俄奧同盟，遂亦隨之消滅。保羅因爲這一教訓，且進而與其敵人法國的首席執政官拿破崙握手，而與奧地利締結國交。這一幕，在舞台裝置方面，須要相當慎重。

薩孫諾夫 (夢囈) 什麼都完啦……

巴格拉雄 薩孫諾夫，別睡覺！

薩孫諾夫 (抬起頭來) 三晚都沒睡啦……

巴格拉雄 我不也是一樣嗎？這不是睡覺的時候。我們得記着命令！我們隨時可以受到敵人的攻擊。

薩孫諾夫 敵人真要攻擊，我們就整個完啦！他媽的！什麼鬼地方！四面全是高山！四倍優勢的敵人……

(米羅拉多維奇寤聲。)

巴格拉雄 米羅拉多維奇，別睡覺！

米羅拉多維奇 (一震，醒來) 什麼？不，不，我在想呢……敵人比我們優勢四倍……

穆羅濟敗啦，麥唐納潰敗啦，若伯爾也潰敗啦。(又睡着了。)

薩孫諾夫 (昏昏欲睡) 薩孫諾夫，是什麼冤魂把你引到這兒來的呀？你再見不到你的家鄉啦！(呵欠) 噯，真他媽的什麼地方！聽聽那名字就夠你害怕的：鬼魂橋，牛頭峯，馬面谷……噯，我說，米羅拉多維奇，咱們一會兒就要一疊壓過去，再扯醒

不過來啦。

米羅拉多維奇 呃，什麼？誰睡覺來？（馬上又睡着了。）

薩孫諾夫 事情可真妙極啦……整個軍隊都是衣不蔽體，赤腳……將領們睡覺……子彈

已經消耗得快完啦……看起來，元帥的計畫簡直是個大失敗——大錯特錯。

巴格拉雄 不，不！要是繞道邱爾和薩崗，就絕對不可能。繞得太遠……和法國人會

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稍一遲延，就會使科薩可夫全軍覆沒。元帥的計畫

一點兒也沒有錯，無懈可擊，是他的傑作！除了元帥，誰還能策定這樣的計畫？

——和大自然搏鬥！通過聖戈達隘口！我們已經爭取了三天的時間，已經繞到瑪塞

納的背後來啦！

薩孫諾夫 對的，對的。可是，有什麼用？科薩可夫終歸祇有給人殲滅。而我們自己

呢？陷到死地，絕地裏來啦！死地，絕地！從來就沒有軍隊曾經陷到這種天羅地網

裏來過……我說，簡直是大錯特錯。

巴格拉雄 完全不對。我告訴你，這和元帥的計畫全不相干。你仔細想想就會明白的。

別人說我們不過聖戈達隘口的。可是，我們竟通過了——還連大砲，人，馬，一

齊通通。最困難的任務已經達成了。可是，誰料得到我們會在這麼個谷口遭遇敵人的呢？他們是怎麼知道我們的企圖的呢？這就是糟糕的總原因啦。

薩孫諾夫 真他媽糟糕！……可是，元帥的計畫老是嚴守祕密的。別人哪會知道？

巴格拉維：機密怎麼洩漏的，我們可是知道。我們也知道是誰洩漏的。可是，知道啦，

……也於事無補。（稍停）喂，米羅拉多維奇，醒一醒！

米羅拉多維奇 呢？聽我說——咱們是什麼全完啦……（又打盹。）完全沒有希望，無

可救藥……精，精……

薩孫諾夫 糟？我可不同意。這種寒氣，教人更想睡覺。胡裏胡塗死掉，那可好受

得多。要說到死呢——山地可是最好，因為，和天空到底接近一步，進天門就近得

……多啦……

巴格拉維：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薩孫諾夫。在蘇瓦洛夫元帥的指揮之下，俄國軍隊從

……來不知道什麼叫作失敗。可是，看看現在的這種情形，教他怎麼受得了！

……（斯特帕尼遂入。）

巴格拉維：他怎麼樣啦？

斯特帕尼達 他已經要發狂啦。他到處跑，瞪着眼望着山。差點兒挨上了一顆子彈。

……他渾身酸痛，沒有氣力，可是，還不肯安靜。他老人家也不再說笑話。這種情形，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軍需官已經給押了起來，因為給養不夠。

巴格拉雄 啊。

杜巴索夫（輕聲）他說起我沒有！

斯特帕尼達 還說起你呢，就是為你這該死的傻瓜！

（蘇瓦洛夫，着披肩，入。脫下帽子。他的面頰，可怕地變相了，似乎已經陡然增大了半歲，面上滿布網紋。他沉重地呼吸，頻頻咳嗽。無力地走到一條長凳旁邊，頹然落坐下來。慘酷的沈默。）

蘇瓦洛夫 出來走了好一會，檢查這山地的地形。倒是個很漂亮陷阱。我們逃得出來嗎？難說。和弟兄們談了一會兒話。真好孩子們。上帝保佑他們！

巴格拉雄 您得騎一騎，元帥。您已經夠疲乏啦。

蘇瓦洛夫 不，我還有要緊的事要辦。（稍停）老杜，你在那兒幹什麼？

杜巴索夫 我……哦，元帥（上前）……我在修理您的靴子。

蘇瓦洛夫夫（稍停後）去，把他帶過來。

（杜巴索夫敬禮，下。）

巴格拉維 請恕我插嘴，元帥。這時候，我們還能有時間做這個麼？敵人隨時可以向我們撲過來。

蘇瓦洛夫夫 我知道。（起立，在地上來回走。）我們得騰出時間來。軍隊非先肅清不可。祇有在肅軍以後，我們纔能有一線勝利的希望。

（杜巴索夫回來。兩個兵士把伏格爾帶進來。他面色蒼白，戰慄，但努力想掩飾自己的恐懼。）

伏格爾（衝向蘇瓦洛夫夫）元帥……您，您這是怎麼回事？我極力抗議。把我像一個普通的囚犯一樣逮捕起來。把我的英雄記，我許多年來勞作的結果，也給沒收。

蘇瓦洛夫夫 你的英雄記在我手裏。

伏格爾 元帥，我是無辜的，完全受了最卑劣的謠言的中傷。您是一個俄國貴族，我也是一個俄國貴族。我們中間有着共同的榮譽，我們都有自己的人格。我以我的人格起誓，我是無辜的！

(蘇瓦洛夫做個手勢，兵士們下。)

蘇瓦洛夫 (稍停後) 你寫這個英雄記，寫得很久了嗎？

伏格爾 多麼奇怪的問題呀……您自己知道，我是從攻擊伊茲美爾的時候就寫起的。

蘇瓦洛夫 從那麼早的時候嗎？

伏格爾 我不了解……

蘇瓦洛夫 (顯厲地) 你完全了解。說！你和奧國參謀部通信沒有？

伏格爾 哈，天哪！難道為這個就要把我拿來審判？依您的……不錯，我和奧國參謀部

通信的。可是，我是您的秘書，和盟軍取連系，那就是我的業務的一部分哪。

蘇瓦洛夫 可是，你也和敵人的參謀部取連系嗎？

伏格爾 啊，上帝，您這是多麼可怕的話呀！

蘇瓦洛夫 你從老杜那裏探聽我的計畫？

伏格爾 什麼！完全沒有的事！我不曉得什麼計畫不計畫。您可是跟我開玩笑嗎，元

帥？啊，元帥，您是在跟我說笑話兒吧？……

蘇瓦洛夫 別跟我裝丑角！老杜說你從他那裏打聽我的計畫。

伏格爾 哈！哈！這簡直是陰謀！你們同盟來謀害我！他不過是個普通的老粗，一個農夫？一個醉鬼！

杜巴索夫 呃，你還想賴嗎？

蘇瓦洛夫 不許纏，老杜！（對伏格爾）你說你完全不知道我的計畫，你連摸也沒有摸過嗎？

伏格爾 當然沒有。從來沒有。

蘇瓦洛夫 可是，有人看見你把計畫放回我的皮包去的。

伏格爾 誰？是誰？

蘇瓦洛夫 （指斯特帕尼達）她！

斯特帕尼達 我親眼看見的。你賴也賴不掉。

蘇瓦洛夫 （對斯特帕尼達）不許說話！（對伏格爾）你還有什麼說的？

伏格爾 這真可笑極啦！您到底聽信誰的話？她不過是個普通的壞女人，一個賣燒餅的。我可是貴族。您得聽信我的話！您得以我的話為憑！（衝向耶穌受難的畫像。）

我向救苦救難的神聖耶穌基督起誓！

蘇瓦洛夫 這不是演喜劇的時候。現在，我是最後一次問你！

伏格爾 啊，我可明白啦！我到底也弄得有點兒頭緒啦！您是說一個鈔本，一個小鈔本

……在您的皮包裏……和您小姐的信放在一塊兒……是的，是的，這我可記起來啦

……有一天……不錯……那一天我可記不清……我確是把那鈔本拿過一下的……可

是，那祇是爲了寫我的英雄記呀……我想看看元帥親筆寫的那些個美妙的文章……

蘇瓦洛夫 我可明白啦。那麼，你就把那些個美妙的文章交給了敵人。

伏格爾 您說什麼呀，您……

蘇瓦洛夫 (從口袋拿出一封信來) 看！

伏格爾 您那是什麼？

蘇瓦洛夫 你發出去的第二封信。可惜的是第一封信我們沒有截留下來。

(沈默。)

蘇瓦洛夫 還有什麼說的？(稍停後，對杜巴索夫) 來人！

(杜巴索夫下。)

伏格爾 (叫出來) 您，您要幹什麼呀？

（沒有人作聲。）

伏格爾 您爲什麼不說話呀？

（一切靜寂。）

伏格爾 您爲什麼這麼看着我……啊，您……我看出了您眼裏的殺氣……（在耶穌受難的像前，跪下了。）

蘇瓦洛夫 這是你自作自受。

伏格爾 （在地板上爬向蘇瓦洛夫。哭泣）親愛的上帝呀。可是，這不過是一種好玩兒的事，我是鬧着玩兒的呢；這祇是一種愚蠢的錯誤罷吧。……不錯，我是有罪的。可是，我的年紀是這樣輕，我不懂事呀……

（杜巴索夫入，後面跟着兵士們。）

伏格爾 不！不！啊，不要！我招，我把什麼都招上來！奧國人不是我們的同盟。他們是我們的死敵！他們巴不得我們失敗。就是他們，他們向敵人告祕的呀……

蘇瓦洛夫 帶出去！

伏格爾 您可不能這麼對付我，元帥！在宮廷裏，我有些有權勢的朋友。祕密警察會支

持我……他們會跟您算帳的……。啊，您竟忘了我對您的功勞！皇帝起復您的詔命，不是我親自給您送來的嗎？……皇帝，我知道，不會這麼對我無情的，皇帝會饒恕我的。

蘇瓦洛夫 皇帝也許會……

伏格爾 那麼，元帥你爲什麼不可以留點兒情！這是我的惟一的希望。……元帥，您，

我的恩人，您……你搭救我。我相信……我知道您會……我相信您……啊，您要饒恕了我，我會多麼幸福呀……

（兵士們把伏格爾攙起來，他們把他帶出去。伏格爾一路哭泣着，鞠躬，哀求。杜巴塞夫殿後。）

蘇瓦洛夫 老杜！（杜巴塞夫回來。）把屍首草草掩埋完事。墳上不許立十字架。

（杜巴塞夫下。）

蘇瓦洛夫 （對巴格拉雄）檢查他的英雄記，燒掉。

米羅拉多維奇 呸……簡直像一場惡夢。

薩孫諾夫 卑鄙齷齪！

蘇瓦洛夫夫（對巴格拉維維）對於這回事體，決不能姑息。毀壞一條生命，就是救千萬人的生命。

巴格拉維維 的確的，元帥。可是，我們的地位還是照樣危險。內奸的工作，已經結出了惡果。殺薩可夫的軍隊已經被殘滅了。我們自己祇有等待殘滅。

（一聲鎗響。沈默。）

蘇瓦洛夫夫 完啦……

（斯特帕尼達畫十字，下。）

（沈默。）

蘇瓦洛夫夫 各位將領！我現在發布前進的命令！

巴格拉維維 前進！朝哪兒進？怎樣進法？

蘇瓦洛夫夫 通過鬼魂橋，前進，攻進敵軍！

巴格拉維維 可這是可能的嗎？

薩孫諾夫 準是全軍覆沒！

蘇瓦洛夫夫 我們沒有第二條路。我們已經沒有和友軍會師的希望。我們的後路已經給敵

人截斷。我們難道要留在這兒取守勢？不錯，可是，我們能支持多久？不！我們祇有一條路——我們得突圍！

薩孫諾夫 元帥……當然，當然……您的話對。……可是，我們怎麼個突法呢？一支大軍，能夠在這羊腸鳥道上走過去嗎？

蔡瓦洛夫 羊和鳥走得過的地方，俄國軍隊得走過去；羊和鳥不敢走的地方——俄國軍隊也得走過去。

薩孫諾夫 可是，您得想想，弟兄們是處在怎樣的情況底下呀！骨髓都凍僵啦，吃沒得吃，睡沒得睡，已經弄得昏昏沈沈，像醉酒一般。……就是弟兄們敢於從事攻擊，大自然也要跟咱們作對頭的！您瞧瞧這些個險岩削壁，在每一塊岩石背後，都躲着一個敵人！我們會殺他們一個一個打死，打死得一個也不留。我們會在這山地裏完全毀滅。

巴格拉維 (沈思地) 入的力量，並不是什麼事都做得的。……這些山地我很清楚。

看情形，我們突不出去。

蔡瓦洛夫 不，巴將軍！你錯了！你已經從我學習了許多事情，現在，讓我給您講授這

最後一課罷。(註二)世界上有的是依着常規來打的仗；有的是偉大而勇敢的戰役。可也有時候，人的精神會異常煥發，人的英勇和意志會掃開那攔在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種時候，人的身上就閃耀着神的光芒。在這種時候，人就能造出非常的奇蹟。……像這樣的時候，纔是值得生活的呀！(他伸長他的整個高度，站立起來，精神凝聚，眼睛閃光，容顏煥發。他已經變了另外的一個人了。)巴將軍，那個時候已經到來！我們要和死亡的本身來實行肉搏！後代們會以驚異的眼光，來看我們所成就的奇蹟！我們會達到自己也夢想不到的偉大的高峯……今天，我們俄羅斯的鷹，會比羅馬之鷹飛翔得更高！開始攻勢！巴將軍！我命令你指揮我們的先頭縱隊！

巴格拉維 是，元帥，我謝謝您的光榮的任命！

蘇瓦洛夫 向山峯前進。從那裏，再向鬼魂橋衝鋒！

巴格拉維 是，元帥！

【譯註】註二這最後的一課，對於後來的巴格拉維，不是沒有教用的；他以優的成績，便是明證。一八〇五年在瓦拉希格，曾以六〇〇〇人對抗五倍優勢的法軍，獲得赫赫的勝利，這便是蘇瓦洛夫大元帥畢士山作戰的精神。

蘇瓦洛夫 米羅拉多維奇！你的部隊跟進！

米羅拉多維奇 瞌睡已經跑啦！

蘇瓦洛夫 沿着谷口這邊的河岸前進，担任左翼的攻擊！

米羅拉多維奇 是，元帥。

（巴格拉雄及米羅拉多維奇下。）

薩孫諾夫 我呢？

蘇瓦洛夫 你留在這裏。不久，你也要率領你的部隊前進。

（稍停。於是，鼓聲迸發，山鳴谷應。薩孫諾夫跑向窗前。蘇瓦洛夫以手掩

面，衰弱地落坐到凳子上面。）

蘇瓦洛夫 偉大的試驗。……我們能通過這個試驗嗎？

薩孫諾夫 元帥！他們發動啦！他們上前啦！敵人開火啦！我們的人正在前進！

蘇瓦洛夫 （想要起立，但又倒到凳子上去了）是的，是的，前進！

薩孫諾夫 羣山染上了俄羅斯的血液。可是，我們繼續前進，前進！巴格拉雄已經突

破包圍啦。……啊，多麼偉大，多麼光榮的奇蹟！要是，我也能跟他們在一塊兒

呀！……

蘇瓦洛夫 前進！……前進！……

薩孫諾夫 我們的部隊在向前面壓迫……有些弟兄倒下了……可是其餘的還是衝上前去……敵火有些銷沈啦。難道說我們竟能突出去？啊，米羅拉多維奇和他的部隊也上

前啦……我們的部隊快到橋頭啦。

蘇瓦洛夫 祇要把橋奪過來，勝利就是我們的！

薩孫諾夫 敵人已經無影無蹤……我們的人正在洗着前進……他們已經到達橋頭……

啊！他們停下來啦！

蘇瓦洛夫 （跳起來）停下來啦？

（同時，可怕的爆炸聲把空氣撕裂。稍停。）

薩孫諾夫 鬼魂橋給敵人燬破啦！

（蘇瓦洛夫撲向窗前。）

蘇瓦洛夫 上帝，幫助我們！……我們現在怎麼辦？

軍官 （跑進來）報告！鬼魂橋給敵人燬破啦！

兵士們（跑進來）鬼魂橋給燬破啦！

斯特帕尼達（跑進來）橋……橋沒有啦！

薩孫諾夫 我們什麼全完啦！

蘇瓦洛夫（自語）難道說，所有的血全是白流？我的腦子亂啦。怎麼辦？……怎麼辦？

……橋！橋！（稍停。於是，突下決心。）哈，有辦法！大家跟我來！（大步走向

門邊。）

薩孫諾夫 您往哪兒去，元帥？

蘇瓦洛夫 把屋子拆掉，把木料拿過去，搭橋！

（全體跟隨蘇瓦洛夫出去。斯特帕尼達吹滅蠟燭，也跟着大家出去。屋子裏空無一人。一線微光由窗口照進。稍停。於是，忽然噴聲大作，兵士們，軍官們，將軍們，一齊來拆屋子。房頂首先殘破。木料一根一根向屋頂卸落下來。從拆破的隙縫，露出了一片天幕。木料繼續落下。屋子很快拆光。工作以良好的步度進行着，疲乏欲死的人們，如今又以新生的精力和熱情，努力工作。露出的天幕越來越大，不久，峻岩的輪廓也可以看見了。）

聲音 破，啞！破，啞！把那根料子扯下來呀！把大刀拔出來使呀

——喂，小心！那邊，注意！

——大家一起來呀，哎啞，大家動手呀！

——來呀，孩子們，像咱們從前在里雅山的時節一樣幹呀！

——像咱們在卡魯加的時節一樣幹呀！

——像咱們在特維爾的時節一樣幹呀！

（歡笑聲。鎗聲時遠時近。）

——對不起您啦，好和尙們，您的房子給我們拆得不賸多少啦！

（房頂和牆壁都拆下來了。桌子和凳子仍然照樣立着，在未被拆除的兩旁的木壁中間，阿爾卑士山巍然聳立。白雪皚皚的山峯，高插入雲，肅穆而且莊嚴。尚未出山的太陽在山後投滿黃金般的彩色。）

蘇瓦洛夫 偉大！真是偉大！看，這麼多的木料，儘夠搭起橋來渡越千山萬水呀！

（兵士們搬運木料，沒入巖岩之中。斯特蘭尼達也幫着兵士們，拿起了最後的

一根。）

蘇瓦洛夫 新嫁娘！你往那兒跑？

斯特帕尼達 我可不說過我也比得上任何男子漢？

蘇瓦洛夫 好女人，行！勇敢，可憐……

杜巴索夫 （跑到蘇瓦洛夫面前）報告！綑木料的繩子不夠！

蘇瓦洛夫 不錯……難得有這麼許多繩子。（稍停）於是，疾忙扯下自己的飾帶來，交

給杜巴索夫。（拿這個去，用我的名義，命令全體軍官，把他們的帶子也扯下來！

（世三）

（杜巴索夫跑出去。）

蘇瓦洛夫 薩孫諾夫！

（薩孫諾夫跑上前來。）

蘇瓦洛夫 把你的部隊繫在谷裏，橋旁邊。……堅守不退！軍官們首先過橋……

（薩孫諾夫跑出去。稍停。）

【譯註】（註三）這頭所講帶子，是預軍官們繫在腰間的一種飾帶。從照片上看，可以知道是一種結實的可以騎

履長距離的帶子。

蘇瓦洛夫 (望着下面) 慘酷的試驗…… (鼓聲隆隆。號角齊吹。射擊更趨激烈。) 前進，前進！ (自己也向前衝，搖擺欲墜。抓住自己的胸口，倒下。但被強有力的臂膀挽住了。) 讓我，讓我去！…… (注視下面的戰況。) 怎麼，他們停下了？前進！前進！ (掙扎前衝，但又被挽住。他仍然癡神注視下面。) 弟兄們，官長們，前進！我的好孩子們，我的健兒們……那就是斯姑娘嗎？勇敢的女人！他們都上去啦！

(兵士們如洪流一般衝下山來的時候，從巖岩背後可以聽見熱烈的歡呼與「烏拉」的高叫。)

蘇瓦洛夫 (仍然癡神注視戰況，突然喊出來) 斯姑娘！ (他退一步，緩緩地取下帽子來，露出他的全白的頭。身旁的人都取下帽子。 (註四) 一陣鼓聲中，兵士們都已跳下岩石。杜巴索夫跑進來。他站在蘇瓦洛夫面前，但說不出一句話。)

蘇瓦洛夫 (移步向前，擁抱杜巴索夫) 小杜，我和你，我們如今又是孤兒啦…… (註五)

【譯註】(註四) 斯特帕尼達陣亡。

(註五) 蘇瓦洛夫以七十一歲的一生，有半個世紀是馳騁疆場。關於他的家庭生活，幾乎找不出任何記載。蓋蓋說「又成了孤兒」，應該是異常沈痛的。

(杜巴索夫啜泣，下。傳令兵跑進來。)

傳令兵 報告！敵人已經跑啦！巴格拉雄將軍的部隊已經過了鬼魂橋！勝利是我

們的！

(歡呼雷動。)

蘇瓦洛夫 代價是慘痛的……可是，戰績——光榮……

(號角齊鳴。日出。)

第八幕 祖國

人物

葉戈爾金——現在是退伍的老兵。

鳴鐘者。

神甫。

郵長。

農婦二人。

農女一人。

農民一人。

威新法倫和他的副官們。

庫杜索夫。

娜達霞——蘇瓦洛夫的女兒。

蘇菲亞和她的母親。

蘇瓦洛夫。

巴格拉薩。

羣衆。

距聖彼得堡不遠的卡門卡村。春天的早晨。穿著靛在星期日纔穿的藍講究的襯衫，村民們，男的，女的，和赤足的小孩子們，都擁擠在教堂的庭院裏。他們正仰頭看着鐘樓。小屋旁邊，站着村長和穿白衣的神甫。沿着教堂門外的路上，也擁擠着村民們。遠處，是青翠的山麓，籬圍，和立着嚇鳥的草人的菜園。幾棵溼潤的赤楊。鐘樓旁邊，在前景裏，依杖而立的是一個頭已純白的退伍老兵，胸前掛着勳章。這是伊凡·葉戈爾金。他的神氣嚴肅端莊，儼乎其然的樣子。（註一）

鳴鐘者：（從鐘樓上用鼻音哼出來）沒有呢，一點兒灰塵也瞧不見。

葉戈爾金：眼睛睜開點兒，夥計！朝巴拉寧夫樅樹林那邊兒看！

鳴鐘者：沒有呢。一粒灰塵也沒有。

神甫：慈悲的上帝呀……

葉戈爾金：樹林那邊什麼也看不見嗎？

鳴鐘者：沒有呢。什麼也沒有。

村長：豈有此理！不會的。（對神甫）太陽已經多高啦，時候不早啦。小姐和庫杜索夫

將軍已經等了快三個鐘頭！都等得心煩呢。（提高聲音）神甫，您那個敲鐘的傢伙

該不是個大傻瓜吧？要不，就許是他媽的個光眼瞎子，他準會誤事的，他準會瞧不

見元帥，也像砲彈打他不中一樣。（對鳴鐘者高叫：）瞎鬼，你要是誤了，看我揍

你。你試試看！怎麼，看見什麼嗎？

鳴鐘者：沒有呢。還沒有呢。什麼都沒有。

【譯註】（註一）一八〇〇年春，魯賓浩夫由普歐回到俄國，雖然他還軍而返，但是舉國若狂，被當作英雄者
 受到歡迎。意大利軍民的勝利以及阿爾卑士山戰役的交勇，使人民對他更為敬愛。

村長 瞎說，死狗！笨蛋！等着，讓我自己爬上去！

農婦一 她不會誤事的……他的眼睛尖着呢。真的，您老！

村長 你這餓鬼，不許你響！誰問你？（向農婦走去。）你拿些個什麼玩意兒？（搶過

她的籃子。）哈，麥餅……嗯，拿這麼好的東西送元帥嗎？這是什麼？噫，鷄子，

還烤過的！好。……餛飩？倒也不壞。好啦，好啦，我一手包辦，給你們獻給元

帥罷。

農婦一 村長，您行行好，還給我們罷。不光是我一個人的。達妮姆和安姐兒都有份兒

呢……

農婦二 是我的鷄子！

農女 餅是我的。是我的餅！

村長 吵什麼！我一手包辦，我替你們獻給元帥不就得了嗎！

（葉戈爾金搖搖頭，表示憤慨的脾氣。同時，別的女人却已經把她們的籃子和

包裹什麼的，急忙拿起，跑出門外去了。村長向上望望鐘樓，又向下望望手裏拿的

籃子，不知道怎麼纔好。終於，把籃子也一齊提進了鐘樓去。）

農婦一（哀號）怎可憐可憐罷！我們蒸呀，烤呀，弄了一整天呢……（羣衆笑聲。）

聲音 喂，瞎小子，給你送好吃的東西來啦。

——把口張開點兒！

農婦一 別人給元帥做的……

農民之一 元帥要是吃了你的饅頭，那不像瞎子看見了天！

農女 流氓！敢咬我的餅！

農民之一（向樓上高叫）喂，小子，把眼睛睜大點兒；你要是誤了事，可該你好受的！

鳴鐘者 沒有呢，還沒有呢。一點兒灰塵都沒有呢。我已經看見普斯托村的人跑到大路

上來啦。巴拉雪夫村的人也跟着來啦。他們正從查哈英朝這邊兒來呢……

農婦（對自己的女兒）孩子，今兒簡直跟過節一樣啦。全世界的人都跑出來歡迎我們

的蘇瓦洛夫元帥呢。

鳴鐘者 可是，還沒有看見一點兒灰塵呢……

村長（在鐘樓上，氣憤之極）瞎，混蛋，可不是我我說着啦，你就真看漏啦，你這飯

桶！跌了！跌了！敲鐘呀，死狗！敲呀！敲呀！

鳴鐘者 可……可是，您……老爺……您看錯方向啦……那邊是從聖彼得堡來的方向

……元帥是要到聖彼得堡那邊兒去的呢……

村長（嚴厲地）呢？從彼得堡那邊來的？嗯，那不就對了嗎？教你敲你就敲！

鳴鐘者 您瞧，瞧那邊……巴拉雪夫村那邊……那纔是呢……農士已經起來

啦。……

村長 哪兒？在哪兒？我怎麼看不見？不管，敲鐘罷！敲！

（鐘鳴。）

聲音 來啦！

——來啦！

——我們的小爸爸蘇瓦洛夫來啦！

（羣衆如潮湧，湧向大門。）

農女（對葉戈爾金）老爹爹，您果真見過元帥的嗎？

葉戈爾金 見過？哈，我的親愛的，我雖元帥一塊兒打仗，打過三十五年呢。我們一塊

兒打下過多少城市，多少要塞……咳，我親愛的，我簡直記都記不清……比方說柏林，佛郎克府，華沙，圍圍卡拉要塞，伊茲美爾要塞……敵人就知道得挺清楚：「想從蘇瓦洛夫的手裏逃脫，比鑽穿了地球還難呢。」

農女 元帥的個兒高嗎？教人害怕嗎？

葉戈爾金 元帥嗎？（笑）不，個兒不高。剛到我的肩膀。可是，你老遠就可以看見他。你從地球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得見我們的蘇瓦洛夫元帥的。

（威斯法倫跑進庭院。他穿着旅行的大衣。後面跟着他的副官們。）

威斯法倫 這是幹什麼的？做禮拜嗎？為什麼敲鐘？誰的命令？

葉戈爾金 報告！我們是敲鐘歡迎蘇瓦洛夫大元帥……

威斯法倫 馬上不許敲！……

副官們 （同聲向鐘樓高叫）不許敲！

（鐘聲洗寂。）

葉戈爾金 可是，為什麼，為什麼不許敲？……您不知道我們是歡迎誰嗎？……您怎麼能不讓我們高興？

威斯法倫 趕出去！

（副官們要來捉住葉戈爾金。）

葉戈爾金 你們放手！伊凡·葉戈爾金爲自己的祖國戰鬥了三十五年，用血汗拚來了這

麼個勳章……放手！讓我走！……哼！

（副官們把葉戈爾金推出大門外去。）

威斯法倫 把院子裏的老百姓趕開。把門鎖起來。請庫杜索夫將軍和小姐們過這邊

來。

（羣衆散了。庭院空了。一個副官跑去執行威斯法倫的命令，其餘的則去鎖

門。村長，手裏還拿着那籃子，出現在鐘樓門口。他走向威斯法倫。）

威斯法倫 你是誰？

村長 報告老爺，將軍，我，我是村長。

威斯法倫 哼。你就是像這麼來執行你的職務嗎？讓這些老百姓把路都塞起來啦，擠滿

了一院子，這是你幹的好事嗎？你想示威遊行嗎？誰的命令？（註二）

村長 老爺……老爺……這全是一樁誤會……可是，這些個傻頭傻腦的老百姓，您能把

他們怎麼辦呢？他們從所有鄰近的村子裏，一個勁兒從大路上跑過來，還帶着些個禮物。……真不曉得他們發了什麼瘋！

威斯法倫 你自己手裏拿的也不是禮物嗎？你拿着個籃子幹什麼的？

村長 （把籃子藏在身後）老……老爺……大人……這確是一種誤會。……上帝在上，這是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的。（把籃子去開。）

神甫 慈悲的上帝呀！

威斯法倫 （對村長）聽着：不許弄得亂七八糟。不要讓元帥進到廣場裏去。元帥的馬車要一直到院子裏頭來。把老百姓都趕開。元帥不會在這兒過夜，祇在神甫的屋子裏休息一會兒，等老百姓通通散了，就要繼續前進，往聖彼得堡去。懂嗎？

村長 是，老爺。我依着您的吩示去做，老爺。

（門開了。庫杜索夫偕着蘇瓦洛夫的女兒娜達霞，和蘇菲亞，以及蘇菲亞的母親，一同進來。蘇菲亞脣纏黑紗。）

【註】（註二）蒲爾赤夫所撰蘇俄農民叛亂，應開現在為時不久，統治階級猶不覺悟，對於老百姓，是特別提

防的，不恰為不高興蘇瓦洛夫之受到人民歡迎而已。

威斯特倫（對村民）不許做那哭喪的樣子，要顯着活潑點兒。好。去！

（村長下。）

威斯特倫（裝出溫柔的笑容，伸出手臂）啊，蘇小姐，我親愛的小姐，您好！你爸爸

馬上就到！他正朝着這美麗的村子來了。我是多麼興奮，等待着這一次幸福的會面哪！

娜達霞可是，威將軍，爲什麼在這兒呢？老百姓都等在廣場裏邊呢。

威斯特倫我親愛的小姐，你說話怎麼像個小孩呢？……你爸爸疲倦了。這次辛苦的途

程很破壞了他的健康。他老人家不舒服呢。怎麼能讓他和這些老百姓們打攪呢？這

般老百姓準會把他吵得頭痛。我們總得替老人家說想得週到一些，別讓他太興奮

哦。他該休息一會兒，安靜，安靜。

娜達霞可是，這兒，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呢？我們在寄宿舍早給他老人家豫備下牀鋪

和午飯啦。……不，威將軍！爸爸決不會感激您的這些個美意的安排的。

威斯特倫可是，小姐，您也得閉嘴……

庫杜索夫 娜達霞，別孩子氣！（握她的手臂。）威斯特倫將軍從來就沒有做過完全沒

厚故的事情。他自有道理。他的安排，自然有人賞識。

威斯法倫 老庫！也許我可以回敬你幾句……可是，我倒並沒有這種意思。這種時候，

我可不高興和你吵鬧！

庫杜索夫 （對娜達爾）娜達爾，你顯倦了。我們到樹蔭底下去罷。

（庫杜索夫偕娜達爾走到不遠的地方，一處青草池上坐下。籬牆外邊，喧嘩大作，人語嘈雜。）

威斯法倫 （指示庫杜索夫的背影，對蘇菲亞）小人。

蘇菲亞 （輕聲）我倒不以爲是那樣的……

蘇母 皇帝也不喜歡他。活該。態度就怪笨，怪粗的……

蘇菲亞 得啦，媽媽，您不說也夠人家受的……

威斯法倫 （稍停後）可憐的蘇菲亞！你的遭遇是多麼不幸……（稍停）對於你所信賴的人，完全幻滅……

蘇菲亞 您說誰？我不明白……

威斯法倫 我可憐的蘇菲亞，你是愛他的，尊重他的……

蘇菲亞：誰？像推伏格爾嗎？您說：幻滅！可是，他的死是一個英雄的死呀！我求

您……（註三）

威斯法倫：我老實告訴您罷……（稍停）你丈夫的死，並不是由於命運的手掌，也不是

由於多情的流彈。（稍停）而是由於那個你尊為你的老前輩的，也就是你的丈夫為

他不顧自己地工作，你的丈夫崇拜得同神聖一樣的那個人……

蘇菲亞：啊，上帝！您說什麼呀？

蘇母：您是說，男爵的死，是由於……

（副官一人走到威斯法倫面前。）

副官：報告！大元帥快到了。車駕已經到了附近。（外面，狂熱的叫聲。）廣場裏的老

百姓都朝這邊擁過來。趕都趕不散……

威斯法倫：不開門，讓車子停在路外，元帥可以從側門裏走進來。

（狂熱的叫聲。很快的歡呼。帶子高懸不響。馬車頂和御者座上的馬夫，已經

出現在階梯外邊。副官敬禮，疾下。庫杜索美和娜達麗趨至側門。）

（註三）這也許是意味伏格爾的死的原因，並非容事先將蘇菲亞。

威斯法倫（拉住菲亞爾手臂）安靜一點，我的朋友！安靜一點。

（衙門開了，副官們和村長擋住羣衆。蘇瓦洛夫挽着巴格拉雄和杜巴索夫，進入庭院。院門又關上了。娜達霞奔向蘇瓦洛夫。）

娜達霞 爸爸！……

蘇瓦洛夫（擁抱着女兒）娜達霞！小娜達霞……我的小女兒，我的寶貝……（吻她）我的孩子……

（庫杜索夫與巴格拉雄擁抱。）

巴格拉雄 這些，我們早就豫料到了……等一會兒——我還告訴你許多事情……

庫杜索夫 命運又把咱們倆送到一塊兒來了……感謝上帝……元帥怎麼樣？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形……

蘇瓦洛夫 啊！庫杜索夫！庫！過來，讓我姪姪兒看看你……

庫杜索夫 啊！元帥！元帥！……

（庫杜索夫跨步向前。蘇瓦洛夫擁抱他。離船外面的喧聲並不稍減。威斯法倫走向蘇瓦洛夫。）

威斯法倫 元帥，菲賓您的光榮的歸來！啊！好極啦！好極啦！

蘇瓦洛夫 啊，你好，好，威斯法倫。（注意到蘇菲亞。）蘇菲亞，我的蘇菲亞……你

知道他是怎麼死的？（稍停）小蘇菲……（稍停）祇怪他自己太沒出息……

蘇菲亞 （歇思迭里地）誰能！誰能！別顧慮我！

蘇瓦洛夫 他出賣我們的國家……（稍停）對於這樣的罪惡，是不能姑息的！

（蘇菲亞大哭。）

蘇菲亞之母 他……他……就是傷害死了男爵！殘忍的，全無心肝的人！

（威斯法倫拉住蘇菲亞的手臂。）

蘇瓦洛夫 （對蘇菲亞的母親）你是一個傻女人！

蘇菲亞 （對蘇瓦洛夫）是您殺了他的……上帝不會饒恕您的！

蘇母 誰也不會饒恕您的！

蘇瓦洛夫 想想你說的什麼話，小蘇菲……

（威斯法倫將蘇菲亞攙開。蘇菲亞的母親立即跟去。蘇瓦洛夫閣下眼睛，身體

搖擺。娜達霞支持着他。）

蘇瓦洛夫 不要緊，我的孩子……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蘇菲亞之母：（對威斯法倫）一輩子都洗不清的罵名。啊，天哪……什麼都完啦。誰都

會向我們翻白眼的啦。……小蘇菲再也不會受到宮廷的招待啦……

威斯法倫 安靜一點兒，夫人。男爵的事情，我們總要替他昭雪的。（註四）

（喧聲更大。羣衆在撞門了。）

蘇瓦洛夫 門開開……讓他們進來。

（杜巴索夫和巴格拉雄立即跑去，準備執行命令。同時，威斯法倫，把蘇菲亞交給副官們攙着，亦急忙趨前。）

威斯法倫 巴將軍！等等！（走向蘇瓦洛夫）元帥！您的健康不能讓你過度興奮。這些老百姓的吵鬧對您怕不怎麼合式。

巴格拉雄 威將軍，連醫生也沒有您這麼關心的。

威斯法倫 皇帝陛下對於醫藥原也沒有什麼信仰。（稍停）元帥……（遲疑，顯然是在搜求合適的語句。）倘若您以您的健康爲重，以您的心境的平安爲重，那麼，爲了

【譯註】註四）這是說，內奸們已經決定要以這證利中儘，來爲出賣蘇聯的伏格爾男爵「昭雪」。

乘隙這些傳喧嚷驚動。您等到晚上遣彼得堡，不是更合式些嗎？（註五）

蘇瓦洛夫：「晚上？哎呀，我的天！威斯法倫，你真是瘋了！讓我……在死洗功的晚上，

偷偷摸摸的遣彼得堡嗎？……絕對不行！」

威斯法倫：「可是，元帥，抱歉之極，皇帝陛下認為這樣是最好的。」

蘇瓦洛夫：「啊？那麼，就是這樣罷！」

庫杜索夫：「元帥，您看，皇帝陛下對於保持您的和平和安靜，該是多麼苦心孤詣呀！」

威斯法倫：（對蘇瓦洛夫）「您每到一個處就是暴風若狂！一路上，您都讓那些個老百姓

成羣結隊，響得不成樣子。農民們也拿着些麵包和鹽來歡迎您……爲的什麼要這

麼高興呢？」

庫杜索夫：「爲什麼？三歲的小孩子都能告訴你到底是爲什麼。」

威斯法倫：「皇帝陛下對這個可非常不高興。您自己要是不願意理解這一層的話，那麼，

【譯註】註五：「彼得大帝時代，史稱『開明專制』；而保羅則爲『專制國王』，視朝臣如草芥，對於軍事大員，

尤存戒心，以防不測。對蘇瓦洛夫的防範，在保羅，原是顯有之義。在一八〇〇年，大臣們對保

羅的防範，實屬上石在滾石中。

我可負有神聖的責任……

盧杜索夫 啊，威將軍，您對您的責任，總是毫不苟且的！

（喧聲。騷動。在羣衆的壓力之下，大門軋軋作響。有的開始爬越着牆。威斯法倫在他的副官們擁戴之下，跑向門邊。蘇瓦洛夫挽着庫杜索夫和巴格拉雄，手臂分搭在他們的肩上。）

蘇瓦洛夫 現在，我祇願你們兩個了……我唯一的希望就在你們倆的身上。……我老啦……已經很老啦……如果我的國家，我的祖國，發生了危險……如果敵人想來侵略我們的土地……你們就得站起來，保衛它！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們。你們會得把祖國的光榮旗幟，高高地舉起。人民會感激的。而人民的感激……（門倒塌。羣衆如潮水洶浪，湧入庭院。）看，這就是最高的報酬！（同時，蘇瓦洛夫展開他的手臂。）

（羣衆向他奔過來，把村長，威斯法倫和他的副官們，蘇菲亞和她的母親，都弄到哪儿去了。伊凡·葉戈爾金搶先鋒，喊着：「元帥，小爸爸」。他投身擁抱着蘇瓦洛夫的頸項。）

神甫

(從小屋裏伸出頭來) 慈悲的天父呀！(隱入室內。)

(羣衆繞着蘇瓦洛夫。大奮興，大活躍。突然，一處鐘聲開始鳴奏，胆怯地，猶疑地。)

羣衆之一 (向鐘樓高呼) 這就對啦！敲起來！用力敲！對啦！拚命敲！

(鐘聲齊鳴，震徹天宇。)

幕

第九幕
蘇瓦洛夫不死

人物

蘇瓦洛夫。

娜達霞。

杜巴索夫。

古太索夫——現在是

簡陋而空曠的屋子。長沙發一，圓桌一，椅一，爲其僅有的設備。從窗口，可以看見彼得堡稀薄的屋頂。五月，燦爛光明的日子。長沙發上，躺着蘇瓦洛夫，蓋着毛毯。室中靜寂。一陣激烈的咳嗽忽然扼住了蘇瓦洛夫，咳嗽之後，已經使他精疲力盡。室中仍復沈寂。（註一）

(娜達霞上。)

娜達霞 是您叫我嗎，爸爸？

蘇瓦洛夫 (稍停後) 沒有，女兒……可是，你既然來啦，就把毯子給我整理一下罷。

娜達霞 (調整着毯子和枕頭) 現在，我們該喝藥啦。

蘇瓦洛夫 啊，不，不，不要。

娜達霞 (坐在長沙發旁邊) 您真是個麻煩的病人，爸爸。(稍停) 誰的話都不聽。一

點兒面皮都沒有。魏卡德大夫已經在訴苦啦。連老杜也說把您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呢。(稍停) 還是喝藥罷，爸爸，我求您喝下去……(拿起瓶子，倒藥到匙子裏。)

您得喝，爸爸，您真該喝。

蘇瓦洛夫 (喝藥) 哎，好苦……

娜達霞 魏大夫說您得洗洗泥水澡，對您的健康一定好的。

蘇瓦洛夫 (精神起來) 不，我不幹！讓那些肥豬們，那些賭錢賭得腰酸的人到泥溝裏頭

去打滾罷。可是我，我是真病啦。對於我，到鄉下去，一間小屋子，一間木浴室，

【註：(第一) 一八〇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瓦洛夫卒於彼得堡，葬於拉特維亞墓地。】

那種是最好的治療。(咳嗽。)對於我，一盤稀飯，一瓶燒酒，那纔對呀！

娜達霞 爸爸，您真怪！

蘇瓦洛夫 你不要忘啦：我是個軍人！

娜達霞 軍人就服從命令。可是您呢，簡直就不聽話，不講理！（起立欲去。）

蘇瓦洛夫 娜達霞，我的小小娜達霞……你該不是真的跟我生氣吧？小娜達霞別生氣，當

心那個壞心眼兒的山羊拿牠的角來拐你啦。別生氣，孩子……（稍停）這討厭的咳嗽，寒熱，再發的舊傷痕——所有這些，都不算什麼……（稍停）靠攏點兒，我的

勇敢的將軍……啊，年歲飛過得多麼快呀！你已經長成大人啦。那是許久以前，我

把我的小小娜達霞抱在我的膝上，給她講故事呢……你記得嗎？……巴巴雅加，聰明的華西里，貪心的神甫……

娜達霞（又坐在長沙發上）是的，是的……我記得的……奶媽也給我講故事，可是，

您總是講得更好……我記得，您把故事講完啦，我一定還要您從頭再講一遍的。那時候，您是多麼慈麻煩，可我是多麼高興啊！

蘇瓦洛夫 娜達霞，那一切都過去啦，該忘記啦……現在，可又有另一種的故事回到我

的心裏來啦……

娜達霞 什麼故事，爸爸？

蘇瓦洛夫 啊，各種各樣的，多看呢……要我給你講一個嗎？……可有一個條件。

娜達霞 什麼條件？

蘇瓦洛夫 就是要你做個好姑娘，別再拿這些個討厭的藥水來麻煩你年老的爸爸啦……

可我的故事……（稍停）我的故事是悲哀的，多麼悲哀呀……（稍停）從前，曾經

有個軍人。他愛他的人民，愛他的祖國，正如他愛自己的生命，愛太陽的光。半世

紀來，他捍衛他的祖國，使他不受人欺騙……他從來不曾吃過一次敗仗……可

是，有一回，連他，也給打敗啦……（註一）

（沈默。）

娜達霞 您老啦，親愛的爸爸……

蘇瓦洛夫 就像這樣，一生就過去啦……在那邊……我可以看見，就像把握在我的手裏

【譯註：註一（阿爾卑士山戰役，沒有達成他所企圖的任務，在蘇瓦洛夫去果於是一次失敗，但是，在戰場上，

他是辭別的。

裏的一樣……華沙……伊茲美爾……阿爾卑士山……

娜達霞 是的，爸爸，多少的艱難，多少的困苦……您從來不曾偷過懶，求過安適。

可是您得到的是怎樣的報酬呢？

（蘇瓦洛夫沈默。）

蘇瓦洛夫 一世的戰鬥……滿身的傷痕！祇有在那邊，在上帝的寶座跟前，纔有休息和

安靜。

（沈默。敲門聲，接着，人語聲。）

杜巴索夫 （進來）元帥，有人要見您。

娜達霞 大夫嗎？

蘇瓦洛夫 （低聲，鬼鬼祟祟地）別讓他進來！說我睡著啦……

杜巴索夫 不是大夫……是個伯爵什麼的。拿了皇帝的旨意來的。說要跟您談話。

蘇瓦洛夫 （震驚）啊！我已經準備好啦。（杜巴索夫下。）娜達霞……把我的軍服拿

過來……我得穿上軍服……

娜達霞 可是，爸爸！大夫說過您是不好動的。

蘇瓦洛夫（以手肘支撐着自己）那麼，到底我還不是給打敗的啦！他們記得我還活着啦！他們還需要我！

（古太索夫入。他穿着馬爾他式的制服，肩頭飾着藍色的絲帶。他深深鞠躬。）
蘇瓦洛夫 啊，辛苦，辛苦，……小娜達薇，我親愛的，你出去罷。（娜達薇下。）
皇帝有旨意給我嗎？我已經準備好啦。請您宣讀。

古太索夫 皇帝陛下命令本人給你下達下面的旨意。皇帝陛下據報，在你統軍國外的期間，你曾經在你的隨員中間，指定儲日將軍一員，專以破壞軍令為能事。如此非法妄為，皇帝陛下命令本人前來澈底查究。（註三）

蘇瓦洛夫（稍停後，以死了一般的聲音）呢。還有別的事嗎？

古太索夫 還有。皇帝陛下據報，你擅作威福，越權行事，擅自……（註四）

蘇瓦洛夫 你到底是誰呀？

古太索夫 我（倏地）古太索夫伯爵！

【譯註】註三「指定儲日將軍一員，專以破壞軍令為能事，」——這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

（註四）依格爾男爵的「托究」，現在得到昭雪了。

蘇瓦洛夫 古太索夫！古太索夫伯爵？我的天哪，從來聽都沒聽見過說起。……你是幹

什麼的？

古太索夫 皇帝陛下宮內總管大臣。

蘇瓦洛夫 以前呢？

古太索夫 皇帝陛下的狩獵總長。

蘇瓦洛夫 再以前。

古太索夫 皇帝陛下的御馬監。

蘇瓦洛夫 不，不！還要以前，老早老早以前。（古太索夫不語）幹嗎不響？說罷，別

許！著差，說出來。

古太索夫 （從牙齒縫裏露出來）跟班的。

蘇瓦洛夫 哈哈，原來如此……（稍停）可是，你的軍功呢？你參加過什麼戰役，打過

什麼仗？

古太索夫不語。）

蘇瓦洛夫 （以肘撐起自己，用拳敲着牆壁）老杜！（杜巴索夫入。）老杜！快來開

眼，看看這位漂漂亮亮的老爺！他做過狩獵長，御馬監，這個長，那個長……現在，已經爬到伯爵的地位來啦。我和你，我們這些個傻瓜，我們冒着歐林彈雨，跑遍了整個地球，而還中砲，儘可就爬上去啦。瞧，他的胸前還掛着什麼勳章呢！他竟來查辦蘇瓦洛夫來啦！老杜，等我死啦，你得給你自己找個舒舒服服的位置。誰知道呢？許有一天，你也竟能混上個把伯爵吧。（稍停）可憐，白費，我看你不行，我從來也沒有發給你拍馬吹牛，況且，你也不過是個酒瘋子……你一輩子也出息不了的。去罷。不，等等。給我把這位老爺請出去。（稍停）

古太索夫（黯然）您教我拿什麼覆旨呢？

蘇瓦洛夫（顫聲）你就說……蘇瓦洛夫死啦。

古太索夫 什麼？

蘇瓦洛夫 告訴他，蘇瓦洛夫死啦。

古太索夫 我……我不明白。請您別開玩笑。

蘇瓦洛夫 教你怎麼說就怎麼說。多話！

古太索夫（迷惘）是，元帥！（鞠躬，下。杜巴索夫跟下。）

（蘇瓦洛夫精疲力竭，倒到枕上。他垂下眼臉來。沈寂落到了室中。從遠處傳來鼓聲，愈來愈近。於是軍樂隊奏着高揚而振奮的進行曲——就是在俄軍入柏林時在柏林街頭所聽見的那進行曲，就是在伊茲美爾堅城之下的黎明中所聽見的那進行曲，也就是在燦爛的意大利陽光之下曾使俄國戰士們歡欣鼓舞的那進行曲。蘇瓦洛夫征驚，諦聽，孩子似的笑容照耀了他的臉面。他掀開毯子，從長沙發上溜下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樂隊的演奏聲和鼓聲湧進室內來。他站在陽光之中，容顏煥發，一如從前。他朝下瞻望，高聲喊叫。）

蘇瓦洛夫：喂，你，你……你叫什麼名字？……對啦，古太索夫！等等！古太索夫……你可以告訴皇帝，讓他轉告他的朋友德國的國王——蘇瓦洛夫還活着！聽見沒有？活着！他活在每個俄國戰士，每個俄國軍人的心裏。他永遠死不了的！

（兩扇門同時開了。娜達霞和杜巴索夫同時衝進室內。）

蘇瓦洛夫：（繼續着）聽見嗎？喂！蘇瓦洛夫永遠不死！（註五）

（勝利進行曲。鼓聲愉快震響，愈來愈近。）

幕

【譯註】註五：蘇瓦洛夫永遠不死，這是的確的。蘇瓦洛夫大元帥，一直成爲每一個俄國軍事學者所必須研究的科目。他被認爲俄國從未有过的最偉大的軍事天才。而如今，在蘇聯，則更發掘了蘇瓦洛夫夫其所以成功爲偉大軍事天才的原因，不僅注意到他的表面的戰績。蘇瓦洛夫夫永遠不死，這劇本便是個偉大的證明。當蘇聯正從事於抵抗侵略，保護祖國的時候，這劇本被創作出來，以蘇瓦洛夫夫爲保護祖國的軍神的榜樣，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愛祖國，愛人民，愛他的部隊，以至於每一個兵士；而在作戰上，他所表現的是迅速，決斷，機敏，信任自己的部下，在攻擊時，使每一個兵士都明白自己的任務，並且，不厭煩地對士兵們解釋一切，給他們以精神的鼓舞。這是他留給後人的遺產，也是這劇本的主題。

【完】

後
記

本來應當留在這裏說的話，已經零零碎碎在每一幕裏面的譯註裏都說了，在這裏，似乎不必再添說什麼。劇本的本身便是牠自己的最好的說明和評價。如果說我們的戲劇界目前正對於歷史性而又富於國防意義的劇本發生了空前的興趣，那麼，我胆敢推荐這個劇本出來，不是爲了來湊熱鬧，而是作爲我們學習上的一個參考。這劇本不僅是歷史的，同時也是現實的。作者是兩位新人，但所得的成績，却可以置之於任何古與的名劇中而無愧色。

關於蘇瓦洛夫的文獻，除了俄文的以外，恐怕在其他任何文字中都很缺乏。爲了翻譯上的便利，我曾盡力搜集了一些關於七年戰爭，俄土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戰史，以及這一時代的俄國通史，希望能對於劇本的歷史背景多了解一點，而我的收穫，却仍然異常微小。假若寫在每一幕裏的譯註，對於讀者，以及豫備在舞台處理這一劇本的戲劇工作者，多少能有些許幫助，那麼，我的工作就不是徒勞的了。

對於劇本，繙譯者的工作並不是最後的，因為劇本的最後處理，究竟屬於舞台工作者。但這並不就減輕了繙譯者的責任。在繙譯完了以後，我也曾預備在若干地方略加註腳，以供導演者和各個演員的參考，但這計劃不能不放棄。繙譯者的工作，到底是應當止於繙譯的。那麼，我的工作，也便止於這裏，其餘的留待舞台工作者罷。

原劇係由露斯·普羅科費葉瓦女士譯為英文，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一月號的英文版「國際文學」。這裏的譯文便是根據該譯本譯成的。寫在紙上的對話，雖然也不是最後的，但譯者却時時注意着，希望不要給導演者與各個演員以過多修改台辭的麻煩。

最後，關於俄國人習慣上的稱謂方法，這裏不得不有所說明。俄國人的全名，是由三部分組成：教名，父名，和姓。如蘇瓦洛夫的全名，為亞歷山大·華西列奇·蘇瓦洛夫，教名是亞歷山大，因為是華西里·伊凡諾維奇·蘇瓦洛夫的兒子，所以第二部分為華西列奇，意云華西里之子，第三部分纔是姓。照習慣，上對下呼教名或職稱，如蘇瓦洛夫呼他的女兒為娜達麗或娜達盛嘉，呼他的傳令長杜巴索夫為普洛科爾；在平輩之間或者下對上，則一律均以教名連父名相稱，如庫杜索夫將軍，巴格拉雄將軍，甚至普通的兵士，都稱蘇瓦洛夫為亞歷山大·華西列奇，這既是敬稱，但也不太生疎。記不住一

個人的全名的各部分，正如我們忘記了一個同輩或上官的「字」一樣，有時幾乎是無法稱呼的。惟有在極正式的場合或者打官腔的時候，總稱姓。這是一種習慣。如果譯一部祇爲了讀的作品，這種習慣原該保存下來的，然而，劇本是同時爲了上演的，加之俄國人的名字在中國人聽來到底總不及亨利，約翰，威靈頓，羅斯福之類來得順耳，要一個觀衆記住許多由三個不同部分組成而在各種不同場合有各種不同的分解和變化的別扭名字，也許竟是一種不可能實行的苛政，更何況本劇的人物是這樣多！因此，在編譯的時候，我祇是以姓爲標準，按着地位，身分和相互的關係，隨時把這些名字和稱謂中國化，以至於不惜把一個俄國人的姓也分割開來，如「小蘇」，「蘇靈」之類。這當然是不足爲訓的，但我總不能忘記我所譯的是一個將要受舞台試驗的劇本。

麗尼 一九四二年五月。



鄭伯奇主編

每月文庫 第二輯十册

戰門的女性	哈爾濱的暗影	轉形期	呼蘭河傳	大明英烈傳	死方小	後方小	淮上漁歌	江漢漁歌
-------	--------	-----	------	-------	-----	-----	------	------

四幕劇	短篇創作	四幕劇	短篇創作	長篇創作	五幕劇	四幕劇	詩集	報告長詩	新歌劇	田漢著 (第二册)
凌鶴著 (第十册)	梅林著 (第九册)	鄧伯奇著 (第八册)	宋之的著 (第七册)	蕭紅著 (第六册)	于俗著 (第五册)	舒非著 (第四册)	任鈞著 (第三册)	臧克家著 (第二册)		

各地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No. 317 ★ B. 235

蘇瓦洛夫元帥

著 作 人

拉巴 蘇克 莫斯 尼夫

譯 述 人

張 靜 廬 尼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尼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金華·上海

重慶·昆明·柳州

定價國幣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卅日出版(B)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發行(B)

初版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八四六號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八四六號

87
77714



35

① ② ③ ④ ⑤